



鰲頭

論語集註

二

口 12
3201
4



口 12
3201
4

昭和十年
二月五日
解凍

公治長第五註 古今人物大全云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令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格物窮理

大全程氏復心曰不說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似非為格物之學者用二十七章大全勿軒

熊氏曰前十二章言孔門弟子中四至二十一章別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

賢人未三章言太子之志夫之學言政道記

者之微意疑多子貢之大全云以子貢方入故疑

其然

○子謂公治長楊明云謂是私論△燃犀解云可

妻是素行之賢有可妻者

非其罪大全雙峯曰可妻

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

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

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等

於可妻也△皇侃疏云別

有一書名曰論釋曰公治

長從衛還魯行至一東上

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

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

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紲黑

索也縲紲也古者獄中以黑索也縲紲

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

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行。子今不反。當是死。未。知所在。治長曰。向聞。相。呼。往。清溪。食肉。是。嫗。兒。也。嫗。往。看。則。得。其。兒。已。死。亡。則。嫗。告。村。司。問。嫗。從。何。得。知。嫗。曰。治。長。道。如。是。村。司。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治。長。謝。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再。試。之。若。必。解。鳥。語。使。相。放。若。不。解。當。令。償。死。罪。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綠。獄。柵。上。相。呼。噴。噴。嚙。嚙。治。長。含。笑。吏。啓。主人。治。長。笑。雀。語。初。是。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嚙。噴。噴。嚙。嚙。自。蓮。水。邊。有。車。翻。覆。來。粟。車。折。角。收。斂。不。盡。雀。語。雀。語。未。有。遺。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雀。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云。△直解首云。城。東。巷。疑。問。曰。此。記。內。伊。叔。擊。之。釋。

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

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縮。又名。道。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若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

聖人亦擇配。然則曰非其罪也。則曰免刑戮。但求其可終無咎而已。此左是處其子之處。按世傳。公治長能通鳥語。雀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南山有個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取之。勿傍得長如其言。在山中果得一羊。食之有餘。及忘。半。氏。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盜。之。魯。君。係。之。獄。孔子為之。曰。於魯君亦不解也。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濟水上澤山傍。當擊。禦。之。勿。傍。得。長。言。而。更。白。之。魯。君。如。其。言。在。跡。之。則。齊。師。果。將。及。急。發。兵。挫。敵。遂獲大勝。因釋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辭。入。律。氏。筆。乘。三。云。楊。用。脩。曰。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詳。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會。處。詩。序。非。治。長。見。所。出。然。宋。之。問。詳。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會。處。詩。序。非。治。長。矣。按。治。長。辨。鳥。雀。語。雀。呼。噴。噴。嚙。嚙。白。蓮。水。邊。有。車。翻。覆。來。粟。車。折。角。收。斂。不。盡。雀。語。雀。語。未。驗。之。果。然。此。其。論。語。疏。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雞。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龜。之。語。皆。應。論。語。廣。漢。陽。翁。仲。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柳。邨。代。醉。編。二。九。云。楊。用。脩。云。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詳。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會。處。詩。序。非。治。長。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雀。呼。矣。曰。按。治。長。辨。鳥。雀。語。雀。呼。噴。噴。嚙。嚙。白。蓮。水。邊。有。車。翻。覆。來。粟。車。脚。淪。泥。積。車。折。角。收。斂。不。盡。雀。語。雀。語。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翁。仲。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翰。府。名。欽。云。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卷。三。讀。之。可。辨。九。天。會。語。大。地。獸。語。言。龜。年。後。遊。潞。州。天。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啾。而。過。天。守。曰。彼。何。言。也。城。南。民。家。有。廩。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又。見。鹿。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馳。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天。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八。羅。山。林。氏。曰。按。公。治。長。解。鳥。雀。語。皇。侃。疏。引。論。語。注。義。周。詩。四。章。三。十。八。載。沉。徐。期。飲。中。燕。詩。曰。拾。蔬。和。葢。棘。食。流。

字者一左美三或子襄之
成德藝之君子其言其行
是聖者之德也其言其行
不若古之言其行也其事
大人之言其行也其事

○或曰維也
煥崖解云倭者便利之名俗稱曰木游士說各思如涌泉辨如懸河自是一種才華
不佞無口才△覺路云當時世風赴倭故或人發言重不佞是重其優於德而短于才也抑
揚串講△知新日錄云當時輕仁重倭其關於世道不少夫子此章全是維世之意云或人所重在
倭天子所重在不佞不可把仁字並看是此心本體倭則壞了心體○集註維孔子一家語云冉
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居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各重厚簡一蒙引云重厚就本體上說簡默就言
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子曰焉用
煥崖解云德是談鋒交織此往彼來如御敵然給是提
給言不由衷只賄口頭快便沒些情實△知新日錄云西川曰德矣以口給精神專在御人故憤人
之意多愛人之意少而不能自覺其仁也△講述云御猶禦敵之御給是也抵敵人以言語而隨取

厚之○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
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
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
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
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
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與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
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
為人重厚簡默而持人以後為賢
故美其德於公室而求其短於才也子
貢問曰然犀解云問已之小人品若謂德也
○家語云子貢人中之貴重也瑚璉器也
○煥崖解云問已之小人品若謂德也
○家語云子貢人中之貴重也瑚璉器也

也。以瑚璉方子貢此正所謂擬人以倫者也。瑚璉雖貴重，畢竟猶是器。未至於不器。使子貢能因今
月之所至而益充其所未至，則其所就固未可量。安知其不至於不器。問子賤，則子貢執賢曰：子
賤年所就固未可知其孰優，但即夫子之此言觀之，則言其德賢，取友以成德，則於以瑚璉之哭，
子賤言德子貢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且家語記夫子將沒之言曰：吾死之後，則
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勝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則子貢猶居子賤之下乎。而子
貢之終不能至於不器，亦可見。△講述云：意此或未聞性道之先。○集註：要者有用。蒙引云：有用
之成材在人，則是有學以充其資質者，所謂成材也。意：瑚璉簠簋三禮圖云：瑚受，其制度如簋而
平下，璉受，其升漆赤中，蓋亦角形，飾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平下，其質如粟，與世也。其制外方內圓，旁有
鈕，上覆以蓋，蓋之四隅稜起如雲狀，以瓦為之。周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為之，簠黍稷與也。其外
圓而旁有鈕，有蓋象龜形，裏方表圓，以中規矩。天子飾以至，諸侯飾以象。見然犀解右第三章章
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稱美許弟子才德之矣。

○或曰維也
煥崖解云倭者便利之名俗稱曰木游士說各思如涌泉辨如懸河自是一種才華
不佞無口才△覺路云當時世風赴倭故或人發言重不佞是重其優於德而短于才也抑
揚串講△知新日錄云當時輕仁重倭其關於世道不少夫子此章全是維世之意云或人所重在
倭天子所重在不佞不可把仁字並看是此心本體倭則壞了心體○集註維孔子一家語云冉
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居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各重厚簡一蒙引云重厚就本體上說簡默就言
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子曰焉用
煥崖解云德是談鋒交織此往彼來如御敵然給是提
給言不由衷只賄口頭快便沒些情實△知新日錄云西川曰德矣以口給精神專在御人故憤人
之意多愛人之意少而不能自覺其仁也△講述云御猶禦敵之御給是也抵敵人以言語而隨取

隨辨是謂口給。屢憎於人之平人也。蒙引云屢每也。屢言往往也。煥犀解云。人字勿專指君子。凡衆人之直道未泯者皆是。人。蒙引云。憎之者蓋君子也。不知其仁。煥犀解云。其字指雍。仁指心德。又黃真父曰。不知其仁。雖就雍說亦深鄙重傷之論。而不與深言也。未焉。用俛承上屬。情一旬而結。其之上焉。用虛下焉。用實。脉云焉。用俛。說未句左指仲弓云。集註全體全。體。蔡氏真氏之意。全體。陳氏蔡虛齋之意。陳氏饒氏之說不同。胡雲峯合論之。○胡雲峯似。是陳饒新安專是。要更專是陳饒之說。朱公遷亦同于陳饒之解。以上各說見大全。○蒙引云。全體非謂仁之全體。乃人全體之也。全體所謂仁以為己任也。不怠所謂死而後已也。連三月

曰焉用俛。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俛。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俛。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怠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雕開

之後。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右第四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成德言。○子使漆雕開。煥犀解云。仕是使。他仕以治民。吾斯之。大全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此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揚明云。斯字說勿指理。言未信。是未能實見得。四書代言云。斯字即領在字。言我於仕尚信不能過耳。指作理。指作心者。俱不得旨。煥犀解云。斯字指在言。△同參解夏彝仲曰。吾斯猶俗言這箇。觸目皆在。陸子靜曰。家常茶飯。老子曰。可名非常。名若更言。斯道斯理。便是頭上安頭。△知新日錄。湛甘泉曰。何以謂信也。有諸己之謂信也。有之而後契於心。而無疑也。△微言王字泰曰。子悅只悅其當。一念非悅其他。日之有成。△蒙引云。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就也。○集註。漆雕開。家語云。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在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史記。魯子傳云。字子開。○關已見大意。近思錄二云。曾點漆雕開。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大全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隆。衷便是。△知新日錄。李南樵曰。漆雕開已見大意。謂見得學問大頭腦。處故夫子悅之。是悅學之太非徒悅其篤志也。古人見分明。蒙引云。古人見道。承明故。其言如此者。蓋謂此理必先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開惟見得此意。分明。所以卒然之間。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古人見道。分明。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不同。

之後。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右第四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成德言。○子使漆雕開。煥犀解云。仕是使。他仕以治民。吾斯之。大全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此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揚明云。斯字說勿指理。言未信。是未能實見得。四書代言云。斯字即領在字。言我於仕尚信不能過耳。指作理。指作心者。俱不得旨。煥犀解云。斯字指在言。△同參解夏彝仲曰。吾斯猶俗言這箇。觸目皆在。陸子靜曰。家常茶飯。老子曰。可名非常。名若更言。斯道斯理。便是頭上安頭。△知新日錄。湛甘泉曰。何以謂信也。有諸己之謂信也。有之而後契於心。而無疑也。△微言王字泰曰。子悅只悅其當。一念非悅其他。日之有成。△蒙引云。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就也。○集註。漆雕開。家語云。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在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史記。魯子傳云。字子開。○關已見大意。近思錄二云。曾點漆雕開。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大全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隆。衷便是。△知新日錄。李南樵曰。漆雕開已見大意。謂見得學問大頭腦。處故夫子悅之。是悅學之太非徒悅其篤志也。古人見分明。蒙引云。古人見道。承明故。其言如此者。蓋謂此理必先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開惟見得此意。分明。所以卒然之間。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古人見道。分明。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不同。

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
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
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為亦
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
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
意料之外者故三聞其言
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
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
非明無所見也但未盡耳
其與命不安之大全輔氏曰
聖言其心量也△杜靜臺
筆記云悅之只以篤志言
不必兼所就不可量之意
朱氏曰此言見篤志者能
說聖人

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
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
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
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
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
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
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
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
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
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
日所就其可量乎○子曰道不行乘
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燃犀解云道是經邦用世之道不行是當時君不能用不行於四海之內也
疏云梓編竹為之大曰柁小曰柁△燃犀解云浮海是飄流於海濱之地△魯路林古松曰須
道不行二字蓋夫子輒環天下無日不為行道計也不得已而寄懷於浮海是傷此道之不行非謂
天下終可為勇過知新日錄附此勇字不是勇力之勇實是急流勇退之勇此材字亦不是裁
度之裁端的是簡材字道不行而即去豈不是好勇過我然而材之用於天下者不同小材有小
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所
也六材有大用極消享也
以開太平全賴聖人王張
夫子抱此大杖一去不顧
如天下蒼生何此是其無
所取材處所以子路聞言
有悟卒從夫子老於行而
不倦△存疑云此與衣敝
緼袍章是道也何足以藏
意同程註子路以為實然
故夫子美其勇而譏之說
恐未是夫子路之喜亦是
衣敝緼袍章終身誦之之
意謂浮海從夫子不許
他人而獨許已故喜夫子
恐其自畫而不復求進故

道不行二字蓋夫子輒環天下無日不為行道計也不得已而寄懷於浮海是傷此道之不行非謂
天下終可為勇過知新日錄附此勇字不是勇力之勇實是急流勇退之勇此材字亦不是裁
度之裁端的是簡材字道不行而即去豈不是好勇過我然而材之用於天下者不同小材有小
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所
也六材有大用極消享也
以開太平全賴聖人王張
夫子抱此大杖一去不顧
如天下蒼生何此是其無
所取材處所以子路聞言
有悟卒從夫子老於行而
不倦△存疑云此與衣敝
緼袍章是道也何足以藏
意同程註子路以為實然
故夫子美其勇而譏之說
恐未是夫子路之喜亦是
衣敝緼袍章終身誦之之
意謂浮海從夫子不許
他人而獨許已故喜夫子
恐其自畫而不復求進故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從好並
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梓後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
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
已皆假設之詞耳子路以為實然而
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
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
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知告之
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曰無所取裁抑之正欲激而進之也不然夫子假設之言子路便以為實然子路在聖門亦是有識見者豈應如此之愚夫子曰好勇過我亦豈是至此始聞其勇耶△講述云存疑以浮海為欲行道於海外以子路之喜為自量未必然一知新日錄云材字从木从才如木為聖賢木小不同用之宜各有別故此下取材一字△覺路劉完卿曰無所取材按舊解只在浮海上說如二我之以義自知海不可浮非也只是要子路取五岳意而裁之看是可笑是可笑詳中專理等字俱屬蛇足△蒙引云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輒之食為非食亦是也○**集註** 存疑也大全云後房越反編竹木為之△大全汪氏炎相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畫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多求也○**章句** 圖通義鄧陽朱昏此章數道不行而裁抑是以明義氣○**孟武伯問** 燃犀解云因其才之可見而疑其仁也△部解云不知也者難其詞也不必以日月至增入△蒙引云不知也者難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集註** 日月至一雍也篇云子曰向也其心三月不違於仁其餘日月至焉已矣△又問子曰燃犀解云以仁既不知知此外亦有可知處勿作問仁說△圖解云是疑夫子知而不言故再問之△直解云千乘之國是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燃犀解云治是簡練教習意賦軍實也治乃一作忠下與義能使君民相恤如手足方是治賦可使者謂國家可使之也其仁其字指子路說△大全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集註** 賦兵也前漢書刑法志云賦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賦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故六軍之衆因非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上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春秋傳左傳襄公八年悉索○**音** 邑盡也悉盡邑之兵賦○**敝賦** 以討于蔡二十一年悉索○**敝賦** 以來會討事○**求也何如** 燃犀解云問求非是問其仁正是問其才之有可使處何如耳○

室之邑△四書徵云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釋名云邑德邑取會見之稱也△可使為宰△知新日錄李士南黎曰大夫所置者皆宰也宰之職掌周禮所謂治其稼穡耕藉而徵歛其財賦是也△燃犀解云其字指求說△微言方文伯曰宰以民之多言百乘以車之煩言求也何如△燃犀解云問其才之有可使處何如耳△**更帶立朝** 衍明云東帶立朝為官者皆然△燃犀解云東帝是服禮服而腰佩帶立朝是侍立朝班也宿客是降國來聘之官與言有室字應對意其字指求說△微言方文伯曰子華不居三士之科當根禮樂委儀承說△存疑云問聖人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仁與不如何豈其所以治賦治兵治邑者尚有未仁耶曰仁者心之全德絕於理也不若人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之所能稟於氣也。有者，不隨他才氣做去，亦能有成。但恐未純，理又其感應自然處，恐未能及。且或長於此，短於彼，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盡，於此動於彼，若夫予之得邦，季孟斯立，道斯行，絲斯來，動斯和，予之勇藝禮樂，瓊瑣不足言矣。此才與仁之別也。
○子謂子貢曰：然犀解云：愈所造之高也。首句是喚醒語。觀子貢執愈之見，則知執愈之提。對曰：賜也。講述云：與二。非鐵定數目。八是始終彼此。世因一理，曉得萬理是知無不盡。故曰：知十。因此事曉得彼事，則所知有限。故曰：知一。△微言：顧涇陽曰：聞知十無對之知也。一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知一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將顏子與魯家具而具，指出△知新日錄：黃誠甫曰：問女與回也，孰愈？意謂：明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此之也。△楊復所義曰：以所聞而較所知之多寡，以所知而較所造之優劣，豈知回也。若無若虛，人也。豈有予一而知十，亦豈足以盡回哉。賜也，意謂：庸庸人也。每論知一，即多予二，亦豈足以言知哉。此賜之論知，猶於之知也。而賜之自知，實本體之知也。不可以弗與也。△申甫曰：賜之自知，乃德性之真知，正其本體之知處。一便可貫萬便，可融乎一與十之迹而歸於一。此便是下貫之學。夫予許之方，所以提醒子貢，使知一自不用不必求多於一與十也。○夫道一而已矣。無有二也。無有三也。何在。良知一點，耿耿是也。得其二，至其真，可也。何但於一亦何但於十。雖有二有三，與萬矣。撥皆一也。然則一與十與萬之名，不立焉。可也。日錄：象山語錄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也。問曰：也。聞以知一。賜也。聞以知一。此又自著。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許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本上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具若通敏如此。

雖諸君有志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集註：無所不說，先進後退，可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是在知來學而得之。賜也始可與言詩，而巳也。在而知來者也。○白弗如：揚明云：弗如也。此句是然其不及回之。與是許與女弗如者。言女自許弗如，自有其許也。全重能自如意。△代言云：與字，當是驚罪，非嘉稱之語。非與其弗如之知，乃與其弗如之心。從心上思，如則終如。從心上求，如則終不如。△指南云：弗如也，是就其言謂弗如何也。吾與女弗如也，是勉其進謂吾正與女弗如也。蓋惟知推測之知，無有限則必能求所以進是者，而心志志慮可歛而在內，反而歸實矣。△講述云：凡人昧於自知，不知求進，難於自勉，則不止求進，此賜弗如之言。夫子所以許其進也。△存疑云：上弗如是說，子貢弗

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謂子貢曰。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子曰：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子說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以知十，上知之

論語精義

記倪焉曰有藝藝子自棄孟
子離婁之吾何云自棄也
可與有為也志帥氣孟
子公孫丑上德德云志氣
之帥也▲呂與叔克己銘
云志以為帥氣為徒冥
安上左傳閔公二年齊侯
鳩毒不息自強易乾卦象
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敏於行里仁為美欲誠
於言而敏於行有第九
剖解云此章見聖人憂人
無已之實

○子曰吾未見剛也講述
云剛是絕大理私不留
見之定志之固凡百利害
禍福皆不足以搖惑其中故曰堅強不屈▲又云聖門若復復毅毅可以語剛夫子之嘆或亦顏
之既死見之尚幼時子若子路則尚無取義而在季氏伐顛更猶不免於欲矣▲在疑至此所謂剛
即首見所謂剛者男子學所謂浩然之氣也▲知新目錄申甫曰剛是心之本體有欲便為感動

失其常伸之體矣便非剛也待說出來不免牽惹沮縮為非剛▲李漸菴曰人性本直因而逆之
則為剛彼彼用剛之心者欲而巳矣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則與學矣▲李南黎曰剛者
猶云仁者舉又品之成也此句只要形容剛者地位難得而以慨嘆意發表見情思出來不可解
釋剛字到根慾處方解釋
發而言外打轉未見意▲
又曰焉得剛言不能剛也
悲不得為剛也曰錄▲大
全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
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
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
集註堅強不屈一蒙引云
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
不以撓也此與易所謂不
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
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
屈只為不屈撓難限說不
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
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棖也
慾焉得剛再棖字一揚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言與改是行上云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
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
氏曰予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
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
孜孜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
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
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冥
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占之聖賢
未嘗不以悔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
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

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
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子曰吾未見剛者或
而敏於行耳

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度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
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
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
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
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
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捨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
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

明冠申名。後字子周。曾人。史記作申棠。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為棠。申根申棠一人。困學紀聞七云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子周家。五世云。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黨字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為棠。則申棠申根一人爾。按燃犀解亦有此說。宋云振與棠聲近。若村父之於徐父也。○勝物上大全真西山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居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聖賢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韓愈孟子盡心篇云。大全倪氏曰孟子集注。性慍意自好。目愛其身也。字彙。懷下頂切。狼也。又慍也。孟子性慍然見於其面。右第十章圖通義朱鄒

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憚憚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慍。○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之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

陽曰此章即剛德之難能而見有慍者之相反。○子貢曰我不欲。揚明至不欲。捨忘。無如是絕不施於人。有自欲慍意。知新日錄李九我曰子貢所道便是恕之事。夫之言非賜所及。便道子貢不能知。何者夫之道不過忠恕。即中庸我未能之。語則夫子尚不敢以恕自任。豈容易哉。故他日子貢問終身行夫子以恕教之。可見恕非子貢所及也。四書千古年眼楊見字曰不欲無加。是把此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渾然一體。絕不見人我之形。地位儘高。莫謂問其是仁是恕。意內我字欲字固重。但一無字最真。精神非惟無人我相抑且無欲忘念。蒙引云子貢此言欲自然。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位非字。貢所及。仁恕只是半熟之分。知新日錄蘇本菴曰此但就本文看。子貢之言說得大容易。人自然只在無字上。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却令遠望。已不欲勿施於人。做不必以仁恕字欺人。○集注施諸已而不。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右第十一章燃犀解云此章要得聖賢虛活激厲聲口。須知我不欲是從人未加之先。清我之不欲不是待加後議無加。子貢原非以此自任。特以所用之處與夫子相贊耳。夫子曰非爾所及。亦是進之之詞。若一過於自居。過於裁抑。非謂氣。○子貢曰夫子。燃犀解云文章是文章。是文章之成章。凡一身威儀大經刪述皆是。揚明云文是條然有文章。是蔚然有意。皆道之顯者。文林貫旨云可得是易得聞。作知字看。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夫子言言動靜故學。者所共聞。然文章中皆性與大道之寓。此等妙處非子貢所能測。故曰不可得而聞。子貢在聞見上用功。全不加察。查待夫子語言中見之。必形諸語。而後可共聞也。夫子天何功哉。正與此互相發。不知夫子凡文章可見處。在在皆性與大道。豈性與大道之妙。又別在文章之外耶。子貢意見其淺。其學問所得。盡露出來。合喙云聞不是淺淺的。聞謂理會。悟之也。與朝聞道之聞同。文章性道本是一理。而有精粗顯微之不同。性與大道重與空。所謂性命合一也。

金言聞道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神聽以言以言入也聽以心則言外矣然猶有得也聽以神則言與得俱忘之矣孔門獨稱顏子好學其次顏回莫如子貢不免有所聞矣聞知之一固言也二亦無外乎言也夫子嘗病之矣訓之以弗知弗知也啓之以無言弗知也示之以上達之功弗知也進之以一貫弗知也及晚年始有所聞講述云天道以在天言為元亨利貞性即天之所與我者以在人言為仁義禮智本是一理但以所屬而異名耳不可得聞不專指性道微妙重不輕教上然所以不輕教者則以理之微妙故也村靜亭筆記云性與天道既謂之曰言則非絕不言也但學者智不足以及此雖有聞者無聞爾故曰不可得而聞知新日錄卷了

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凡曰夫子教人博我以文又嘗曰文不在茲乎夫子之文章原不是淺淺底但有迹可尋故可得而聞若性與天道則在人生而靜以前迥聲色不到處云 ○集註 威儀文辭大全慶源輔氏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又辭德之見乎言語者去空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躐等禮記子見前○至論蒙引云至論二字於性與天道不其體貼右第十二章訓解云此章自學者聞道有難

易

○子路有聞一揚明云有聞是聞善言善行△燃犀解云未之能行緊處有聞一其時纔聞而未及即行△蒙引云惟恐有聞言其急於行也△發明云此是畫出一箇急行之心趣趣力力惟恐有聞而行之不副不可況實看子路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知新日錄李九我曰御史見劉先生云世謂子路有聞或分不從心而後未能行者非也必於聞善時豈能弗便行下而子路之心已恐其聞也△存疑云所聞未能行惟恐有聞故朝焉有聞朝即行之焉有聞聞文即行之猛勇精進務使所聞皆行不徒積之空聞也△大全朱子曰子路不為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有第十三章訓解云此章極狀子路急行之心

○子貢問孔文子揚明云敏是性質聰明敏捷△知新日錄姚承菴曰論人與議論不同孔文子行誼甚疵而有一段好處蓋亦及之記曰先生論以魯名節以子貢蓋正謂此夫子取節焉是以謂字其瑕瑜自不相掩△又袁了凡曰子貢之問固疑其不得為文夫力之答亦非全非其為文也看是以謂之文口氣言當時立論之意只以是二者而謂之文耳△講述云文子素行即孔文子一事便可以議故子貢疑之夫子非取文子但明言當時所以為文者以其勤學好問有合論法故得此蓋亦者論以魯名節以子貢取其一節以均論也文子之文亦一節之文耳△又云敏而好學孔文子亦不過此不耻下問大舜亦不過此文子能之為子貢蓋就文子之學問而言耳△知新日錄李

南黎曰好學下問。蓋看得有博酌好學。只是國政民事之問。有古人所行載在典籍。唯法者。文字能長。後考究耳。未必能實效也。

下問。只是國政民事之問。如鄉校之議。問之論。草野之文。文字能屈。已下。詢之耳。未必能實行之也。好學。則能上探典籍之精。下問。則能下考衆庶之美。故謂之文。行事雖無足觀。而一良學。問便取之。此可見為政者。亦重學問也。○集

註孔文子。人物備考云。孔文子名圍。即仲叔圍。孟釁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也。云。性敏。有大全云。恃其大資。多忌於學。位高者。又云。位高自驕。多耻。問於甲下。故論法有以。史記論法解經緯。大地文道德。博問文勤學好問文云。○孔文子使人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多衛太叔疾。由奔宋。初疾。擊于宋。子朝。宋人衛大夫其錦。僕。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

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格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

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多婦。寘於輜。衛圍而為之一宮。如三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初妻。不嫁太叔疾。或活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是二。皆以奪妻奪軒。事為耻。故出衛人立其第。遺賈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婿。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謝於仲尼。仲尼曰。胡莫之。事胡。禮器也。夏曰。胡周曰。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見大經。天緯地。史記論法解經緯。大地文道德。博問文勤學好問文云。○孔文子使人

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多婦。寘於輜。衛圍而為之一宮。如三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初妻。不嫁太叔疾。或活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是二。皆以奪妻奪軒。事為耻。故出衛人立其第。遺賈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婿。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謝於仲尼。仲尼曰。胡莫之。事胡。禮器也。夏曰。胡周曰。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見大經。天緯地。史記論法解經緯。大地文道德。博問文勤學好問文云。○孔文子使人

○子謂子產。無犀解云。君子成德之名。謂其立身行政。合於君子之道。有四件。一曰行。二曰言。三曰忠。四曰信。子產。鄭國大夫。其字是。逐節指出。子產異於人處。苟句。要點。君子之道。四段。雖在。事上。見。都要。根心。行。已。却是根本。○集註

子產一人物備考卷二十
三云公孫僑字子產子國
之子恭謙遜也存疑五則註
解恭謙之恭曰莊敬此曰
謙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
也大全輔慶源曰蓋謙遜
乃恭之實而於行也為切
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
為宜也都鄙有章大全仁
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
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旂
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
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
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
卑也大全朱子曰有章
是有章特條法文曰有章是
一都一鄙各有規矩上下有
服大全仁山金氏曰謂使會
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
取我田疇而使之取我衣冠
而禮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
有定制不

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
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
此而謚曰文此子真之所以疑而問
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
為文矣非經天
○子謂子產有君子
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
係僑恭謙遜也
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
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
是章特條法文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上下有服大全仁山金氏曰謂使會賤衣冠各有

著底肯拔之叢中故曰取而禱之又只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而有封洫大全仁山金氏
曰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之制壞漸有開墾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
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復井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昨封洫之議有取我田疇之
謗廬井有伍大全仁山金氏曰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天三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五家為
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數其事講述云詳謂數其事而責之其功善者多
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求至以是別文仲子產尚末甚善其既已三不仁三不知他善何用既有四
君子之道節有求末亦小失也大都文仲安能及子產不仁者三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躋禧公逆祀也信是闕兒等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閣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稱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闕塞關陽關
之屬凡六闕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祭之室
而山節藻梲也有其矣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仲忌躋傳人祀夏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
又按家語顏淵篇曰置關王肅云六闕關名晉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
木關表知孰是楚俗錄之規大右第十五章章圖通義鄭陽來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可數之
善
○子曰晏平仲一厥屏解云金屏是能全交道便無陰澤家陳之障人字包得廣爰是身於至終爰
是不驕不狹兼禮貌之隆誠意之純微言孫淮海曰平仲沮天子尼溪之封而夫子猶稱其爰爰
之善可見聖人之量真同天地講述云爰爰敬哀有二意謂爰即易狎而禮貌簡襲謂爰即
易厭而情意懈怠惟始終其禮不襲其意不懈是爰而敬也△知新曰錄案子南黎曰晏平仲不知仲
尼而仲尼稱其善爰何也曰稱之中寓不足之意也爰而敬之此一介士之交也平仲為大夫孰

國政固能富貴人矣。夫子蓋謂其交雖交，僅能敬而已。孟子稱曹平公之於亥唐，又云則入坐，則坐，食云則食，飲非王公之尊，豈是夫子之稱乎？仲也。又黃季康曰：只據文而能敬，見其善與人交，不必又推出一步，謂能敬乃能全其交，而謂之善也。蓋能敬自是能全其交，若敬與仰，自是不能全其交矣。

○子曰臧文仲。然犀解云：山節是刻，山於室之柱頭，斗拱上象龜之狀，藻稅是畫，水草於室之梁上。

自决行止，乃聽於冥冥之龜，故曰不知民義，是宋傳添出何如其智。猶云是，何等樣智，亦據刺。存疑云：臧文仲當時以知稱，夫子言此，微顯闡發之意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聖人言此，所以垂教也。

○子曰臧文仲。然犀解云：山節是刻，山於室之柱頭，斗拱上象龜之狀，藻稅是畫，水草於室之梁上。

垂教也。△知新日錄李南初曰：文仲當時人，亦有稱其智者。故夫子取之，不知非在山節，上居蔡字便見了。家不藏龜，即一龜之微，而朝廷之夕，必紀綱係焉。文仲只為欲趨福避禍之故，遂事龜之

豈不重一至於此，是其心蔽於禍福之利，而不知有各分紀綱大道理，此不智之大者。如何而稱之曰知哉。

○臧文仲。人物備考卷二十二云：臧文仲，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銳，不顯。文仲顯世為大夫。蔡大龜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為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為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

○見通。不務民義。雍也篇云：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春秋傳：左傳文公三年也。見前章。

○張子名載于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傳見東都事略。言行錄。並祀愛君。見前章。

○章圖通義我鄱陽朱子曰：此章論人物，而見其交友之道。

○章圖通義我鄱陽朱子曰：此章論人物，而見其交友之道。

○章圖通義我鄱陽朱子曰：此章論人物，而見其交友之道。

○章圖通義我鄱陽朱子曰：此章論人物，而見其交友之道。

○章圖通義我鄱陽朱子曰：此章論人物，而見其交友之道。

○章圖通義我鄱陽朱子曰：此章論人物，而見其交友之道。

曰此章論人物而識其用心之感

○子張問曰：然犀解云：令尹，高名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閻名，殺於楚。仕三次陞，做令尹，無喜色，不以得官為喜。三已，三次罷去之。指人爭，無懼色，不以去官為憂。舊公孫子文政子文所行之政也。新令尹欲其有所

准去體國為民何如。頂上事來，疑子文是仁。△摘訓云：未知是疑之之辭焉。得仁，又是斷之之辭。當作兩

意看。△微言高中女曰：仁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着。

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迹而信其心耳。云△存疑云：子文之忠多在舊政，故新

上三仕三已，不喜怒亦不稱。見聖人舉其善言也。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令尹官。正義云：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遂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蔡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

善與人交久而能敬。○子曰臧文仲居蔡，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晏平仲。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欽○集註 崔子人物備考卷

四十叛逆傳云霍武子標
崔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
食采於崔其後以邑為氏
齊君莊公燃犀解云齊君
莊公名光靈公子陳文子
人物備考卷二十六云陳文
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干
乘上大全金仁山曰四馬
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毋備
出車一乘則十乘為十甸
之地其米邑之大可知苟
難苟子不苟篇云君子行
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
國富謂合禮義也欽小者
大全云二子之小善大者大全云仁上章不知此節霍武子或曰難也仁而不傷子曰馬用後
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又第七章云伯問子路曰伯問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
也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後篇則曰吾嘗問篇云克伐怨欲不行可謂仁子曰可

乘四十四匹也。遣去也。文子潔身去亂
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
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
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
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
是而觀一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
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
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
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
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
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
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

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三仁微子篇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夷齊以
車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也將問之曰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紂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今以他書左傳非公三十年楚殺公子子元以聞
於於英為令尹信公三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淮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
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信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
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二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二年卒子堵敖立堵
敖五年卒於成王立信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聞穀於克滅成
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街門羅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執
楚楚聞穀於克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為鹿上之賂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
會宋公子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獲之二十三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
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武於宋也此僭王猶夏之事也全大△書辭典云蠻夷
猶夏△焦氏筆乘云猶無骨人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身內啣之書云蠻夷猶夏取此義正君討
賊大全云上不能規正非公次不能許行行復反於齊上左傳襄公三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者○次獲民之名如晉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強兵而我許則固博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
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強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
復反於齊是二年全大右第十八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不許以仁仁以事言
以其存心未必公處事未必當

論語

卷六

論語

○本文子二思一 然犀解至二思是再二抽釋之謂非指三火只是利望是機於胸中所以不決△象

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思
思且思三思必存疑云再
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
仔細商量思而得之是一
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
仔細商量若與初間所思
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
再思若再思與初頃所思
底不同便源再思商量則
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二商
量底乃是再思也。又云
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而言
耳。講述云聖人此言為
中人而發若理明人雖思
數次不感愚鈍人必思數
次而知不在此論。知新日錄高中女曰季文子蓋多慮多疑不能自決每事必三思而行故夫子
綏之耳日思至於再思皆可遂行乎日聖人之教人而施由也兼人則教以父兄在求也退則教
以聞斯行之文子不思不思而思多思故矯之如此如遇寡思之人必別有教示不知是之云矣

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之柘楚所謀者無非僭王撥夏之
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
又不數歲而復及於齊
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
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
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
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
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
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
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篡立
文子乃不能計反為之使齊而納賂

○邶邪代醉編十一云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云三思則
使能再思不覺其甚而納賂專權而與封殖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若然
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臣臣獨謂其恪思者皆非矣○**信能**

季文思人物備考云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完相使齊而求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
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日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
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杜氏註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跪聘禮出使唯以弊物而
行無別賄遺遺之禮通義謂程子曰為惡人因思而後為善也言公篡立
有思有思則為善矣就惡一邊說見得人貴乎有思非是說為惡人因思而後為善也言公篡立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位且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齊侯新出而欲親魯說之及十一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命宣公
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魯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廢之會則不待討臣子殺

之與武君同故公與齊會而武君歸理大全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責果幽也明於方思之初
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
是思以後事△通義自註許氏曰困外發明再意思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是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右第十九章**
章圖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詳論人物而議其處事之過

○子曰密武子懋廉解云武子未嘗仕交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有道不是君明臣良只國家無
事時知是能以明折運用出來△文林貫直云有道是世治**邦無道**懋廉解云無道是晉文外構
元咺內爭愚就無道不避似不識利害的人△文林貫直云邦無道是世亂△知新日錄准有泉自

○子曰密武子懋廉解云武子未嘗仕交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有道不是君明臣良只國家無
事時知是能以明折運用出來△文林貫直云有道是世治**邦無道**懋廉解云無道是晉文外構
元咺內爭愚就無道不避似不識利害的人△文林貫直云邦無道是世亂△知新日錄准有泉自

○子曰密武子懋廉解云武子未嘗仕交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有道不是君明臣良只國家無
事時知是能以明折運用出來△文林貫直云有道是世治**邦無道**懋廉解云無道是晉文外構
元咺內爭愚就無道不避似不識利害的人△文林貫直云邦無道是世亂△知新日錄准有泉自

○子曰密武子懋廉解云武子未嘗仕交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有道不是君明臣良只國家無
事時知是能以明折運用出來△文林貫直云有道是世治**邦無道**懋廉解云無道是晉文外構
元咺內爭愚就無道不避似不識利害的人△文林貫直云邦無道是世亂△知新日錄准有泉自

武子邦有道何以知可及也自知也。自達于用也。之順也。邦無道何以愚不可及也。自愚也。能藏其用也。勢之逆也。△孫淮海近語云。賓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有其顯於外。而行所無事。又謂之知。有其藏於中。而沉深。不露謂之愚。△大全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法。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

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子曰。賓武子邦有道則知之為尚。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賓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

智自見。必為賢侯。所慮與士榮。莊子同禍矣。安能保身。○又袁了凡曰。按賓武子。衛九世公族也。其父名速。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然後子繼。傳公二十五年。經書。衛侯燬卒。即文公也。明年經書。公會衛甯速。盟于向。成公即位之後。而其父猶執政。蓋盟則武子未嘗管事。文公明矣。集註。誤也。朱子見文公時。武子不見于經傳。故云無事。武子之智。恐非無事之謂也。如文公四年。經書。衛使甯俞來聘。滹露形弓之對。何其明也。諸如此類。皆可見其智。○集註。賓武子。人物備二十一云。甯武子。衛大夫。名俞。莊子之子也。文公名燬。戴公弟也。成公名鄭。文公弟也。或曰。文公子。盡心竭力。孟子梁惠王上。篇。備至。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以。○能沈晦。△大全新安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知新日錄。盧未人曰。古之豪傑。盡自沈晦。以濟大事。如留侯之為韓。梁公之為唐。皆不可及之愚也。彼陳蕃。王允。非不烈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殺其身。而其國之難。君子有遺議焉。程子以沈晦。免患。為愚。故謂比于不智。愚。△蒙引云。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禍。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不當愚比于。商紂為湯。親戚箕子。諫而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于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篤信有諸。殺比于。刺視其心。見史記微。△大全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于於紂。為父族。比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也。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用晦之能。

○字在陳曰。△大全金仁山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國人之難。及衛。再適陳。無經宋。購之難。主司救貞子。為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王用孔子。子西止之。魯卒三則。又自葉及適陳。在陳

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
魯此言蓋發於二在陳之
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
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
觀之則意極明備△文林
貫言云在陳是絕糧時歸
指歸魯言一與字是嘆詞
△直解云黨是鄉黨△圖
解云斐然形容不事文
章自有天然章彩即觀成
章是高明廣大胸襟自成
一個片段即就狂簡言之
上者不是外求章采所謂
簡而文也△知新日錄黃
英峰曰狂簡非如今狂妄
簡傲之謂也是乃志向遠
大而不局於近小實任真率而不屑繁瑣者狂簡只是狂者自然簡也凡狂者落落成人決無瑣碎
繁瑣之行非以簡對狂作兩樣人也△微言王宇泰曰狂簡是病斐然成章是稱其美云△王觀濤
曰狂者志大自有一段高明軒朗處與卑瑣者自不同故曰章成章即成其為狂也誤△姚承庵曰

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
亦有不當通愚者比于是也
○子在陳
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
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
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
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
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
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在士志意高
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

裁者因其庸入使盡精微因其高明使道中庸所以二字當味微△然犀解云裁是裁過高以就中
正也△日錄徐岩泉曰成章是鋪紉全體裁之是裁前制成衣服可穿者辭賢也頭經云手手段
過若未裁聖人成就后學之心終是不盡故欲歸而裁之○狂簡志大而通義程復心曰志大
說在略於事說簡惟狂故
簡惟志大故略於事非篤
於為己之學者不能免此
不得中行之士一孟子
盡心篇下云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矣乎狂者進取微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但恐其過中一大全如曾
點之狂易流於老莊○第
一章圖通義鄒陽
朱氏曰此章歎道不行而
致傳道之心

○子曰伯夷叔齊孤竹
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
伯夷叔齊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孟子
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
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
之量又曰一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
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微生姓
高名魯人素有直名

伯夷叔齊
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
伯夷叔齊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孟子
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
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
之量又曰一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
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微生姓
高名魯人素有直名

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平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通義金山曰孤竹一作觚竹湯所封墨胎氏今平之盧龍東自孤竹秦帝後姜姓之國云墨氏蓋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也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無此名字之例蓋緯書附會也△大全朱子曰伯夷介辭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存疑云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人之有惡從而惡之人既能改則不復念矣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若惡其人則道念不忘矣所惡者因其自取非出於有心也若此於有心則道念不息矣△又云此與顏子不遷怒一般語錄當玩△睡庵脉云夷齊原只惡其惡不憎惡其人之人之惡改自我之惡消我之惡消自人之怨希希字作無字者就一身上說非其人怨他者少也怨是用一燃犀解云怨是怨恨用字作以字看希是怨念從此解故也須知此不是說人不怨他是說原頭惡之心可諒於天下而人心之惡可用是以銷之也○國伯夷叔齊△史記列傳第一有之△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墨名允一名元叔齊名智孟子稱其不立△孟子稱之語在公孫丑上朱註望理去不顧之貌石第二十二通義都陽宋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清者之量

○子曰孰謂微生高也○人物考曰微生高一各尾生魯人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微言李衷曰孰謂微生高直就他平日制行上說△蒙引云五諸其鄰而與之又不明其為鄰家物也故曰掠美市恩說縱明其為鄰家物亦因於已出矣其為掠美市恩△存疑云物下惠之和疑於不介聖人明其不夷齊之疾惡疑於留聖人明其不留痕又仲以知稱聖人明其不知微生高以直名聖人明其不直皆微顯闡幽以垂世教也△揚明曰聖人曲意徇物

通義釋復心曰不直者之無是曲意也必求以與之是徇物也如已出是掠美也由已與之是市恩也所枉雖大也○大凡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一介一萬章上篇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註介與草芥之芥同石第二十三章圖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譏其取予之失亦自斥其矯僞之心

○子曰巧言令色○大全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者作各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各傳春秋者左丘氏耶△人物考曰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徐做弦曰巧言令色足恭邪媚也匿怨而欲其人好險也邪媚者必好險奸險者必邪媚驗之古今小人皆然諺△脉云巧令足恭三平者足以貌言巧令亦在道理上做但有心要善便巧令矣△微言王宇

者醜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表曰不自惡而日耻恰像彼為此者不知羞愧我替他羞耻一般丘亦耻之勿作竊比丘明說△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當與微生節一例者故註申有戒學者立心以直何△大全黃勉齋曰方今足恭誦入也其可耻者里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詭尤可耻△又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此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謝氏曰二者之大全輔慶源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險巧諂詐以取悅媚諂傾陷則甚於穿窬

日此章即邪慝之人而為傲戒之辭

○顏淵季路侍陸可教四書諸說品節曰心之所期謂之志今日所期正他日所行之根本

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子路

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

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路曰願車馬

△存疑云人孰無自私自利之心子路車裘共敝是何等胸次聖人老安友信少

便是此氣象但有小大差耳△燃犀解云願是求有是事而志願如此車馬是所乘以代勞者衣是

穿者輕裘裘以輕為貴共與之共乘共衣敝是傷壞無憾是心中無恨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也聖人不自前日但言願者猶恐未能然而願之聖人不消言願矣無伐無施猶知是此吾善吾勞也聖人不自知其為善勞矣△存疑曰施伐是以已有形人之無顏子只見得善是已之所有亦人之所有

已之當為亦人之所為故不施伐△覺路云方孟施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也兩無字直是若無若虛氣象若在施伐上打練何以為顏子△燃犀解云伐是誇已所有意善是理之有得於己者施是長大意勞是有功於人者

謂有能前漢高祖紀上云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多形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易曰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通義則說與上句皆謙也後說恕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微言良無障曰子有願聖人無願願則期望之意畢竟有邊福可滿無願則無邊此即堯舜其猶病諸意象△又梁無知曰朋友只指年相若者勿以交游

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後期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存疑

子路以物與物共者顏子以善與物共者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通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又曰子路勇於義者大全問浴沂地位係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宋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廣也高如大浩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必遷聞義必徙直是貧富高車馬輕裘都

不敬事者所以至於此也
羈勒章圖通義云羈尾且
反馬駱頭勒音的馬羈也
△摘訓云馬絡曰羈馬轡
曰勒卷之二十五章圖
通義我鄱陽朱氏曰此章因
聖賢志而見其氣象之
大小

○子曰已矣乎△揚明
云已矣乎此三字是嘆詞
有欲已而不交已意△摘
訓云已矣乎以他日言言
未見以今日言因未見於
心而恐終不得見於後也
△存疑云內自訟最難是
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
慎獨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燃犀解云見其過自知已失內自訟是深自責就人所不見一念
獨知處默默自省左第二十六章章圖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真人既過而為儆戒之辭
○子百十室之邑△大全金仁山曰百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邑尾三十二家十

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二十一家也△又南軒張氏曰聖人斯信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在何其
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直解云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蒙引云十室之邑蓋有萬室
之邑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者非△燃犀解
云是邑之至小者猶云三
家之市△存疑云忠信屬
行故註以美質解若聰明
則屬知乃屬氣△又云聖
人是勉人為學之意見美
質不足待學力所當盡也
△講述云質屬行忠信是
性行純篤故曰美質而盡
已之忠有謂已之信稍差
不免為鄉人△孟子離婁
下左第二十六章章圖目此
章聖人謙已謙人之辭
雍也第六△大全胡氏曰
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
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
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

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

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

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日子路

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

小大之差爾又日子路勇於義者觀

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

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

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

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

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

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

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

猶是也先觀三子之言後觀聖人之

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

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

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

論語卷之二十一
論語卷之二十一
論語卷之二十一

論語卷之二十一
論語卷之二十一
論語卷之二十一

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
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
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一
字以為之別爾△又新安
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
否得失△又勿軒熊氏曰
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
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
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
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
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
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
處一章變章變道一章則
夫子之志也△燃犀解云
此章以簡字提綱敬字正
是簡之主宰處須知簡與
敬非兩件云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四書章句云凡臨民之位皆南面不必是為君可使者許其得臨民之
體者著敬簡意但未露耳△楊明云南面即下臨民之位不必限定是天子集註實洪△大全

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欲膺德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私意須是
將他見行來看如何△又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
御眾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也△直解云惟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而
容物之量惟簡重則不失
之瑣碎而臨下之體故孔
子稱之△蒙引云有人君
之度度猶言體也如動德
量則說得寬洪包不得簡
重寬洪而不偏急簡重而
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仲
弓問子桑伯子△△大全
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
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簡
簡底故以為簡本字此
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知
新日錄云袁了凡曰以伯
子為子桑亦未必然註
疏謂善傳無見闕之可也
鄭玄以左傳秦有公孫枝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末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

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

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字子桑疑是其人亦非
莊周所稱一事見莊子內
篇大宗師篇大全朱子
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
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
老氏之流仲弓曰居敬而

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
謂簡曰簡是凡事提見定
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
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
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心
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
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
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
而此敬有所損益也必之
臨事必簡而盡白居敬則明
臨事必簡而盡白居敬則明
有主屬心自治嚴厲身未是
還當以心為主△存疑△敬
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
自以嚴以在
外言△楊明云大簡是心與
事俱簡△象引仲弓之簡蓋
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
之簡則必其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
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
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子曰雍之言
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
然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
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
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
則為踈略可謂得其肯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聖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煩底人耳△庸見曰敬以行簡簡根於敬而敬行于簡之中是內外相
貫乃一而事不然則居敬行簡為二項矣居子以心之所志言也知新
家語無此語△劉向說死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象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
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實稅上回而文之孔子去了象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
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倫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野蠻○
伯子易野欲同大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存此說△白雍之言然△
鄒澤山折衷云玩此則是
併所謂所與大簡者而然之或謂雍大簡之言止我亦可也簡之意偏也△
袁了凡仲弓未喻夫子可
字之意亦非仲弓是賢者豈不識一可字夫子言性道空或有所難聞若言語文字之間而疑賢人
有所未達恐未必然也均一可字也可也簡之可則謂其有所未盡可使南面之可又獨為盡善乎知
錄○居敬則心中無物△大全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
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
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官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
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
處行如曹參之治齊事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墻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
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者欽石第壹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因稱許
弟子而及臨民之道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大全朱子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
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莊禮勿視聽言動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又要學胡氏

日程子集不遷怒不貳過
說△覺路云此以心學
天下也全重好學二字顏
子之學獨在心體上用功
故夫子稱其好學不遷不
貳是平日克己工夫最細
最密云△燃犀解云亦未
間有志好學求不遷不怒
如回者也與上句有待之
之意非絕望之詞△文林
貫音云今也則亡指在門
牆的未聞好學就天下人
說△甲第云亡是無好學
之人今也吾門則亡此好
學之人集註怒於甲第引
云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
言便是不中節不是遷程也
前後是兩時所失不萌於再
聖人則怒自然不遷心自無
過可貳此孔
顏之所以異△存疑曰甲乙以
言亦兼兩人專作兩人說不
是如入有一事可怒則怒之
事既過
後若別事做得好了却怒心
未息這便是遷或人有所觸
犯則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
無可怒却怒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

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

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

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

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

貳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

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同這亦是遷如

此說方細若說怒這一人連那一人亦

怒那一人本無可怒

我怒何自起便是無分曉底人了中人

殆不如此何足以語顏子集註顏子三十二而卒家語顏

日程子集不遷怒不貳過
說△覺路云此以心學
天下也全重好學二字顏
子之學獨在心體上用功
故夫子稱其好學不遷不
貳是平日克己工夫最細
最密云△燃犀解云亦未
間有志好學求不遷不怒
如回者也與上句有待之
之意非絕望之詞△文林
貫音云今也則亡指在門
牆的未聞好學就天下人
說△甲第云亡是無好學
之人今也吾門則亡此好
學之人集註怒於甲第引
云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
言便是不中節不是遷程也
前後是兩時所失不萌於再
聖人則怒自然不遷心自無
過可貳此孔
顏之所以異△存疑曰甲乙以
言亦兼兩人專作兩人說不
是如入有一事可怒則怒之
事既過
後若別事做得好了却怒心
未息這便是遷或人有所觸
犯則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
無可怒却怒

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同這亦是遷如
此說方細若說怒這一人連那一人亦
怒那一人本無可怒
我怒何自起便是無分曉底人了中人
殆不如此何足以語顏子集註顏子三十二而卒家語顏
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通程程有不善未嘗一
大全新安陳氏曰二句
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係辭下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心苦程傳顏子無形顯之過夫謂其庶幾乎無祗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不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
過也然其明而剛故有一不善不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遷改故不至於悔也乃不遠復也○大全雲
峯胡氏曰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同若舜之誅四凶△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在囿三苗于三危極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妍強△通義姪赤之反妍美也姪醜也張謹憚於已
者△大全朱子曰憚於已只是略有此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或曰△通
義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先生瑗字翼之為國子監直講出
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異稱賞之存處以學存學以至乎聖人△大全雙峯饒氏曰道者
方法之謂也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又云問儲精朱
子曰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又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個雜不偽靜言其
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又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
故於此言動△又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于他△又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
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夫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直而靜其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
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
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

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太極圖說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云朱註云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云細註云真有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大全金仁山曰一三四條教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又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適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性理群書別集八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全益解者之集註按其萃△又案性理大全第二未有之作明道先生作恐誤乎黃端節曰此論程夫子十八

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歲所作八伊洛淵源錄存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右第二章圖通義鄒陽采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見其為學之成功

○子華使於齊冉子△圖解云夫子為魯冠履相有事鄰國而使之△甲第云子華為夫子出使于齊弟子之儀然也△存疑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二百而不受章同看可見辭受取與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虛齊曰冉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之粟五秉此冉子之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通義金仁山曰二事前後計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遺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問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冉之以冉有之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

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夫子不

必為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天子之道無非時中

然請粟與乘皆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冉

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東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

集註金六斗四升便一微云左傳晏子曰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金社註為區區十六升四區左傳為金六斗四升

疏杜據儀禮本文故以與為十六斗子曰赤之適齊也

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云微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日曾人云△燃犀云與是夫子與粟九百宰祿之常數也△又云辭非全辭乃辭其多子曰毋△大禹謨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

與之使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公西赤也使為並去聲

四升。使。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

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

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不計其量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不可考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

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

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

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

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

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

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子謂

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汝諸辭世之字法與此篇同矣以毋一字為句法之乎△大全馮厚齋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

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蒙引云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

故聖人皆教之以義△微言表了凡曰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告以鄰里鄉黨亦自

擇其貧者施之非既與也

△知新日錄高中支曰毋

禁止辭然否曰若以毋為

禁止辭則以與鄰里鄉黨

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毋亦

與爾之隣里鄉黨乎而何

以辭為也**右第三章章圖**

通義鄒陽宋氏曰此章見

聖人用財之義冉子不當

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

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夫子不

必為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天子之道無非時中

然請粟與乘皆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冉

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東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

集註金六斗四升便一微云左傳晏子曰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金社註為區區十六升四區左傳為金六斗四升

疏杜據儀禮本文故以與為十六斗子曰赤之適齊也

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云微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日曾人云△燃犀云與是夫子與粟九百宰祿之常數也△又云辭非全辭乃辭其多子曰毋△大禹謨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

與之使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公西赤也使為並去聲

四升。使。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

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

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不計其量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不可考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

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

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

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

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

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

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子謂

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家語仲弓出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入父不

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仁是心心與仁一絕無離合故曰三月不違三月是一氣一年四氣一氣不違則無違時矣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凡言間斷音同張陸丙外

宿主之辨上△大全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然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心矣△蒙引云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為主私欲在外而為客也日月至者私欲在內而為主仁在外而為客也右第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而見其存心之不同仁以

政也與△存疑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練悟事理通曉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動敏治劇藝則能隨和應變△又云為政者君從政者臣故以大夫為從政△蒙引云君者出治者也臣者輔治者也君者為政者也臣者從政者也如為政以德固是指人君言子為不為政則亦情

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可使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人臣言人君則未有言從政者集註果有決斷△通義斷都玩及字路好勇故能斷子貢多知故通達冉求為季氏聚斂可見多才△大全雙峯饒氏曰求也放泰山不能救岱嶺更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召為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關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

許弟子之才能○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家語云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然犀簡問姓損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史孔子十五歲史記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粟是也而家語載閔子騫為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御馬此王肅輩偽增不足信也△費魯東都鄙邑在顯史枋田之間界於莒知魯之要地

論語

魯公德李友授立地... 賜之至季孫宿城之季氏... 始大... 地理志云汶水... 出泰山萊蕪西南... 濟南... 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 世傳閔子適在處... 甲第云使是命使者來... 之... 又云善辭是托他委... 曲達已之意以止彼之... 也... 蒙引云善為我辭... 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 預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 兩意... 微言具省庵云善... 為我辭非恐觸突季孫之... 謂乃欲使者委曲開陳必... 續其召耳必在汶上亦如東海之避五湖之遊只高路遠引非必謂善魯通齊而大夫之命不及也... 通義金仁山曰曹季氏私邑今曹縣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北入洸汶上今縣名謝註... 全朱子曰謝氏說得處若不近聖賢稜氣象也所以警那儒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

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弟子姓冉也。夫音扶。伯牛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弟子姓冉也。

廉頑立懦

石第... 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言大賢出處去就之義

伯牛有疾子問之... 甲第云執其手執伯牛之手與之末訣也重承訣上自牖意輕帶音... 林貫言云亡字作無字看... 燃犀解云斯人指牛平日有德行斯疾指必亡之疾... 通義金仁山曰出淮南子精神篇無目子夏失明伯牛為厲厲即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為厲謂漆身為癩也又曰厲雖癰腫胞疾則字當作厲... 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且其信否則不可知... 禮病者居北牖下... 大全張大記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豚... 士去妻... 寢東首於北牖下... 疏曰病者雖相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 東...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牖... 中北牖而南牖... 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謂之屏屋漏然無北牖之名蓋與之承訣也... 文選江文通別賦云寫承訣之情者乎... 講述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承訣下是痛惜之詞勿以為承訣之實... 蔡虛齋曰執其手者念平生之深契慨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承訣也... 侯氏... 伊洛淵源錄十二云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 又言行錄外集萬姓統譜尚友錄等傳有之... 右第... 鄒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歸之於天命命以氣言... 子曰賢哉回也... 存疑云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為累耳私欲既出萬累俱無心胸之天悠然自適故樂... 甲第云人指常人言不可其甚焉言不勝困苦也... 簞竹器... 微禮書曰簞竹器也圓曰簞... 左... 白... 竹... 器... 雖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舉其類也... 揚明云本草云瓢瓠之小者曰瓢... 瓠... 取諸... 東坡讀曰我求至樂... 載無有... 執... 從... 忽焉在彼... 顏子之樂... 大全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累其心... 底... 樂... 覺路云首點之樂不在浴風咏歸程子之樂不在傍花隨柳顏子之樂不在簞瓢陋巷都在其字

上把玩不出同聲

卷一△通義朱子曰自有

其樂自字對筆韻

其字當玩味是正有此樂

△又云金仁山曰王文憲

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

子所自得處同註

於周茂叔△宋史道學

群書前集七近思錄二萬

姓統譜等周茂叔傳有之

△海庵文集孔顏之所樂

者循理而已△王陽明日

陸原淨問曰昔周茂叔每

令柏淳尋仲尼顏子樂處

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

同乎不乎若同則常人之

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且君

之士卒切原之曰樂是心

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

樂而亦於七情之樂

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

又未嘗則存但一念開明

之問是猶未免於駒駒不

貧富貴之道樂以本然固有

之樂言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

△甲第云悅是心有企

慕欲得意矇矇△又云者

字指人而言△品節日廢

與畫一字有別廢是好學

而不能進之人畫是自畫

而不肯為學者也集註方

不足者△大全慶源輔

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

及也畫者能進△又新安

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

不肯也

告子上篇云故理義之悅

我心猶翫參之悅我口朱

其室而自庸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

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

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

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

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面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音食

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貧

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

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之樂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

畫者欲進而不能畫者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

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

皆書四書集注

皆書四書集注

皆書四書集注

皆書四書集注

皆書四書集注

皆書四書集注

註菘食曰芻半羊是也穀

食曰黍太禾是也△莊子

齊物論民食芻豢曰義補

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

右第...章圖通義鄒陽

朱氏曰此章勉進弟子而

致戒飭之辭

○子謂子夏曰△存疑

云儒者之學不外知行致

知力行只欲求得其已君

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

知於人小人儒也君子小

人之分爲已爲人之間而

已△禮記儒行篇疏正義

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

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

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或以

實言云女爲有節的意思入

祭虛齋曰前章桓云古者

儒者入稱子夏文學故夫子

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

德業小人儒則誇文辭

遠者大者左

襄公二十一年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右第...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

做戒弟子而以爲學

用心得失言

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

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

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

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

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

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

於藝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

所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

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游爲武城宰△燃犀解云澹臺滅明字季武城人孔子弟子狀貌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既

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二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平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終苟利於民廉於行已足澹臺滅明之行也武城據武城有南北

北武城屬東自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於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

南武城明矣按武城之說史記弟子傳家語等字行篇有滅明傳△大全朱子曰焉爾乎二字是語

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通義金仁山曰焉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按字義却是焉爾其辭氣必

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於斯道者△日錄本南黎曰得人之問△是說邑中

取得何等之人可爲一邑之表或者不是取來輔政也△又尤西川曰行不由徑不事君也△建註

武城管下邑△如飲射讀△大全胡氏曰言管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飲酒周禮卿大夫賓

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賓射黨正蜡祭嘗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勸衆庶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平

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自族師於甲吉開昏於既比皆行禮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不然而其

他則凡涉平公家者皆是也見欲遠子路篇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杜已子孟子滕文公下復盡心上

篇爲政以人才△蒙引云女得人焉爾乎只是問說你爲宰於彼曾得有心制行之好人否不

必說爲政以人才爲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游止軒說空云舉一事可見其爲人非只取此一

事也○第...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是督責者取人之道

○子夏之反不伐△燃犀解云孟之反名側魯公孟氏族也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師師伐魯

及清孟武伯帥右師，其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是役也。冉求力戰有功。揚明云：門是魯之國門，千百年眼陳慧生曰：揚當時三家枯權同惡，其路與秦楚非已不得言。且難至觀望，迨邇各自爲計，使齊師直抵近郊，如入無人之境。孟氏之師又先奔此國家之耻，反所深愧而抱痛者，何能居此區區殿後之功哉？夫子嘉其不伐，隱是致雅三家非徒爲居功者樹程也。**胡註**

者或味焉故夫。○子游爲武城宰，子于語之，以此。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

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是役也。冉求力戰有功。揚明云：門是魯之國門，千百年眼陳慧生曰：揚當時三家枯權同惡，其路與秦楚非已不得言。且難至觀望，迨邇各自爲計，使齊師直抵近郊，如入無人之境。孟氏之師又先奔此國家之耻，反所深愧而抱痛者，何能居此區區殿後之功哉？夫子嘉其不伐，隱是致雅三家非徒爲居功者樹程也。**胡註**

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音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通義：欲陽朱氏曰：此言詭論人物而取其謙讓之心。○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西門祝鮀之佞。○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西門祝鮀之佞。○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西門祝鮀之佞。

○子曰人之生也直也
大全朱子曰罔之生也之
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
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
絕滅天理便是命死之人
今而不死蓋幸免也△開
心云生以氣言直以理言
率性而行便直△存疑云
直是無邪曲當以情言△
講述云此與朝聞道夕死
可章參看見人之生死異
足論哉聞道雖死亦可不
直雖生亦幸故君子寧死
於聞道毋寧生於幸免聖
人喫緊處人莫切於此△
覺路云一生字一樣俱指
生死之生言△又云許損庵曰直字有一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即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
看此楊龜山之說也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發出來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
看此朱考亭之說也△諸說辨斷云姚承庵曰直者人之生理二生字一般罔字註訓不直也未嘗

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

必由道非道遠
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
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攝存餘補不足至於
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
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
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
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

罔空也無也人只有此直理無此直理行尸走肉此人是個空的了故下個罔字不直是罔非罔是
不直也亦要辨△燃犀解云兩生字一樣都作世說直是人有此生必有所以生者本來自是
直之又云罔心也如魍魎之罔昏瞶瞶違其所自生亦罔之生耳不有愧於生平幸免正說其無可
生者耳右第十七章章圖

理本直罔不直也而
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
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
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
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
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
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
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

者一△二程全書十二云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
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
者如遊花園圃樂之者
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道
亦是人之難能也△存疑
云這知字尚淺故不如好
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
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
然厚解云此章知好樂俱
就現成說好在知外樂
不在好外兩不如特就其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中近其境界有無盡光景不色工夫不重較其淺深道理會三之字更不說破妙理可想三者字乃
 覺後自知之人故不曰知之好之樂之而曰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通義許白雲自知有兩等一
 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
 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集註知有此道也知知道字輕看作終說謂知斯道之高矣亦所重者作
 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所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自強而不上△易乾象傳云君子
 以自強不息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大全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
 深資之近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故遠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下之歸而已孰若且
 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正義曰此章言授學之法當審其才識也語謂告語△

△姚承庵曰此夫子為語上而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可以輕與人言哉必其人資質明敏學
 力將到一與之言可即會悟耳不然如對癡人說夢子錡△說延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
 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鵲而鼓之△微言王觀濤曰中人以上下兼
 資學言若專主資說則人有終身不可語上者矣○因其材而上下中庸十七章切問近思在子
 張篇△通義金仁山曰所以使之云云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爾

十九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言聖人施教之道

○樊遲問知△大全新雙峯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木病謹養既病醫藥
 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禱神以求福不務去
 惡而專禱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又云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
 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存疑云是非之心知也凡

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而
 在是矣心無私欲仁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不汲汲於功利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可謂之仁矣如此說方通△講述云智以有所務言故曰事仁以無所為言
 故曰心要之所先之難即
 所務之義無流神之心即
 無計計獲之心仁智原非兩
 物心事亦難分別但身所
 見之定而言則為智身所
 養之純而言則為仁△存
 疑云問鬼神既敬之如何
 又遠之當祭祀而祭祀敬
 也不專非祭祀以求福免
 禍遠也饒氏兩句合看其
 好但大拘須更放開說公
 豚云民義如人倫事物都
 是曰民者謂此義乃民生
 日用常行之理也務在
 心上專力修為△蒙引云
 惟知其為所當為者知者

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
 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
 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
 無一不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
 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
 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
 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
 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

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之事也無所為而為者仁者之心也△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言智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向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其之所當為先皆心之所當為也

先難克已△大全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可者謂本不但言克已程子謂克已足於所難之中又舉其者言之而求仁之切莫先焉○
○字曰知者樂水△講述云動謂心無固滯與理俱融就如水之流濕一般故其樂山也靜相謀也然水之澄蓄何動北山也靜謂心無紛擾與理相安就如山之凝定一般故其樂山也靜相謀也然水之澄蓄何動北山之發生何靜非動故智者動身于理動亦靜也仁者靜處而明靜亦動也△心學子錄見云山者五心

教而即仁者知者存心處事言

之靜也故仁者樂之○水者吾心之動也故知者樂之△睡庵脈云知者未有不仁仁者未有不不知何自其心之凝然寂然一真自如則謂之仁自其心之豁然油然萬物皆通則謂之知樂山樂水不可

謂仁矣

知遠者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方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契運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是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教及下一字音洛

之謂也樂山樂水樂善之心仁知者便見得胸中有造化△燃犀解周公生曰知者未嘗不靜仁者未嘗不動但仁見謂仁知見謂知即動靜並乘而本動本靜者自別以體言△大全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体用之體△大全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有形象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動而不捨△又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捨出易擊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則謂之患也△又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直無所礙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欲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善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修又不變故其效壽○非體仁知之○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之凝知△大全朱子曰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存疑曰知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象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愚意樂水樂山動靜俱不相涉皆就知仁上看出未知如何如姑俟知者詳焉○
○字曰齊一變至於魯△大全雲峰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無字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知孔子之時之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矣若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

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
 △寬路道者周公治魯之道也
 △揚明云至魯非至魯之廢
 類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
 今日之尊其△正蒙云魯
 政之散馭法者非其人而
 已齊因管仲遂作壞其法
 故必再變而至於魯集註
 註△韻會去聲藉韻側嫁
 切欺也偽也又御句叶莊
 助切偽也孔子之時△
 大全雙峰饒氏曰俗由於
 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
 急功利假借仁義改其俗
 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
 存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
 可知
 破魯猶存周公之法制△
 大全王原曰齊曰閔元年齊仲孫
 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長十
 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
 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

○樂音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
 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
 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搖
 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
 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
 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
 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
 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
 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一國之政俗
 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
 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至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
 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
 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念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通鑑太公封於齊五月
 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
 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必取
 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會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會
 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廢矣。宋註施爲緩急之。△大全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
 習。當緩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魯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簡。模了說上出
 光來。有第廿二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一國政俗榮惡之殊。
 ○子曰觚不觚。講述云此章非專言觚。備一觚以傷世之空名無實者。欲人顧名而思義也。上觚
 字以觚言不觚。觚字以形制言。觚哉兩觚字。指聖而重嘆之。言失其制。安得此名也。故爲政以正名。
 爲先意在言外。▲楊升庵曰。春秋之世已有觚。觚爲圓者。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已有秦人開阡陌
 井田之漸。▲異說○焦氏筆乘第一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尚不特成。況於大事乎。傳
 有所念。觚不特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尚不特成。況於大事乎。傳
 後與稜通。盧登反。方物也。或曰酒器。大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
 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大全厚齋馮氏曰
 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此也。竊謂觚爲酒
 器。於禮經爲木簡。見漢志。就章竊疑。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觚令參。



觚之圖
上圖下方

○章圖通義
鄒陽朱氏曰此章歎時俗之衰

○宰我問曰存疑云井有

入焉本無入也故曰雖從之入於井也註自明白○又云可欺不可罔二句只是解不可罔舊說可欺解可逝不可罔解不可罔非是直解云宰我之問非憂為仁之陷當時設此問須玩他雖字口氣意以仁者主于愛人則當無適不然雖或告之曰井有人焉不從之則失仁從之則失身不知仁者其亦從之也其字是實問之詞非疑其必從也蓋究仁者處此事勢其用心當何如耳何為其然然字指從井救人言言仁者雖切於救人何為其從之於井以救之也必作何至若此之愚○脉云逝罔以事言欺罔以理言欺謂言者欺其心罔謂聽者蒙其此二句舊說說就君子平日言者來就從井一事論

更有意趣
劉聘君章圖云建安人白水先生名勉之字致中朱子外舅也嘗以列薦時詔請闕既而秦檜用事令後省給札試發先生謝病歸在第二十四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以仁人處事言宰我恐仁者蔽於愛孔子謂仁者明於理

○子曰君子博學

云博文是智約禮是行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此即顏子博約工夫孟子博學說約專以知言與此不同△蒙引云文者道之散殊也不博於文則所以窮之者有所未盡禮者道之繩尺也不約以禮則所以踐之者未得其要且未必其能不詳於道○愚詳兼博約說為長若徒博文而不約禮亦可謂之弗詳否曰如楊墨學仁義而急若是也楊墨正畔道者也蓋由其於文未能博

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

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

子曰不可罔也亦可欺也亦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罔謂罔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方可以救井中之人

而所約又非禮。陸聚崗批講云博文約禮雖分知行然約禮即約所博之文也禮在文中約在博學中其實無先後兩時節非先完此而後了彼也。約要也通義自雲許氏曰約是收束而身意思集註約要也黃文肅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文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程子曰蒙引云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至於汗漫通義吳氏程曰汗漫句並去聲渺茫貌言其無歸宿處。淮南子儆真訓篇云徙倚于汗漫之宇註汗漫無生形。子見南子。講述云蒙引謂子見南子意欲得行於術存疑說或有行道之機者來許謝不得已行之學。

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子曰南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子曰南子路不說夫子夫之曰予所否者天

子見南子。講述云蒙引謂子見南子意欲得行於術存疑說或有行道之機者來許謝不得已行之學。

而後見亦待陽貨之類耳。聖人縱急於行道豈欲因婦人耶。說南子即南朝。路不悅也。公山佛胎同意此說甚好但恐無所考。學路至南子請見亦是好德活名之意。夫子見之所謂不為己甚不輕絕人者也豈有見不君之禮乎。貞西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鶴林玉露云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重聲駭駭至闕而止。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慎行。蘧伯玉衛賢大夫也。仁而有知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夫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也。伯玉可謂貞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流行然觀其所言辭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潛美而不與者非此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遠矣。此尚能敗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張越所纂千百年眼云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夫人南子同車與公言者雍梁謬乘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駐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止為靈公南子次乘豈再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朝耳。南朝以費曄昭公十四年春魯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朝欲殺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會也。與佛胎事不約而合佛胎之君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有執也。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此言比類以觀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見魯之南子必矣。天之大全朱子曰夫誓聲相近盤庚所謂天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知新日錄云袁了凡曰矢陳也即鼻陶矢厥謨之矢不塞也。

丹鈔總錄云矢者直也非善也否音否塞之否字者仕於其國則見亦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在
魯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生今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子直告之曰下道之不行其
否屈於天非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有不適者其禮可始此則聖人
之心始白禮記南子大全宋朱子姓南子請見孔子辭謝章圖云史記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厚欲與寡者為說弟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阿北面視見寡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三聲環珮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
焉又說見第九篇不見好德章有見寡小君之禮人全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成寅大夫宗婦饋用幣哀姜為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幣以見莊公欲者請
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饋俱見○或問見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
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幣之說不知何所據也然記云陽侯殺穆後而竊其夫人故大饗穆夫
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特舉之耳○又云程子曰古者大夫夫人
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不與魯慶者大全三傳義
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官曰亦不與魯慶者安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也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歎盟書云所不與魯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
晏子拔笏易其辭因自執石第二十六章鄧陽朱氏曰此章言聖人事上之禮
○子曰中庸之德德之無以加者也民鮮矣非適則不及▲講述云此章講同中庸
曰民鮮無能字言人之有中庸者少矣專言鮮絕無可知異說○睡庵昧云此章重中庸二字中庸
即是德至即至中至正至簡至易之至若作至極宜民之鮮鮮字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不必
添能字亦不必兼上下看以矣二字更覺慨嘆意德註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此

中庸中庸之意而又少無來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為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理
言故無為德二字而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即為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
義兼言不偏不倚之體也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又云白雲許氏曰集註
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
至於中過是過於中此
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
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
處庸字常也平是平正常
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
正說庸字行乎正便可
常久才好奇欲側便不可
常久總而言之惟中故可
庸中而又中庸方是為德
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
曰民鮮觀其鮮義之言則
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程
子曰不偏之謂一中全朱
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
然即無所倚著之意對平

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
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
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
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
人為辱故不悅矣誓也所誓辭也如
云所不與魯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
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
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中庸中庸之意而又少無來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為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理

言故無為德二字而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即為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

王便謂人不好奇欲便不可常久而愈之惟中故可庸中而不可庸於是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臣之故曰民鮮觀民鮮又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程子曰不偏之謂

大矣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也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

有冠二十七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歎矣中庸之德而見世教之衰

○子貢曰如講述云此子貢求仁於遠以事功言夫子示以求仁於近以心體言○文林貫直云何事愈言不止○楊明云何事愈言何止是仁者事必也非決辭德云或者聖聖仁之造其極

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揚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子貢

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

博廣也通義曰雲許氏曰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眾是人人皆博施濟眾大跡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食飲衣服皆濟之是眾也仁以理聖以地大全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

天仁者已欲立講述云天仁者一節指言其心人已無間所謂仁體也欲字直貫下不可於已欲立讀斷言立已即欲立人達已即欲達人只此公心便是仁施之博不博濟之衆不衆△大全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往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動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學要通達亦是達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子貢所問只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全圖解云立是植立不顛仆衆立身志達是通達不壅塞衆心體開達行事通達△通義鄒陽朱氏曰李曰克已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入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仁山金氏曰此二句活潑潑地最好玩味程子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正是指此二句體是體段之體猶云意象也

集註狀仁之體象以云狀仁之體謂狀出仁之模樣如此能近取譬諸說辨斷云丘毛伯曰近取者取吾欲立欲達之心譬之人而得其同有欲立欲達之心此中便有惻然藹然念頭即是仁故曰仁之方△圖解云立達之欲且已而萌故曰近能取吾之欲譬之人而得其同然之欲△微言本見羅曰能近取譬譬有別法只是打破人我之障疾痛痲癢無一不與天地萬物相通者護己之痛不復矜人之痛遂己之欲不顧妨民之欲此正不能絕濟種

子集註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大全朱子於危反痺音卑冷濕病也○通義吳氏程曰痿

有言曰書集注

論語

卷之四

四

於為如離二反肢廢弱也
 一云兩足不能相及痺必
 至反體頽麻也皆風濕之
 疾氣不流貫者○程子謂
 在近思錄第一○醫書之
 言見素問素問十二有風
 論痺論痿論風論曰肉有
 不仁也注不仁謂濡而不
 知寒熱痛癢瘡癩瘰癧
 緊軍切痺也○後漢書列
 傳三十七班超傳云頭髮
 無黑兩手不仁注不仁猶
 不遂也○大全新安陳氏
 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已
 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
 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
 所往而不至乎論語言堯舜其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不瞻大全時艷反足也九州
 禹貢九州者冀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梁州雍州豫州也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

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
 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
 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
 矣狀仁之體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其切於此也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
 也○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
 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
 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

醫謂之四海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
 田豈不欲多與也曰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
 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
 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
 用故止賜之半此等處雖
 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
 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
 甚明呂註事高遠大全謂
 博施濟衆孔子教以於己
 取之庶近而可入大全新
 安陳氏曰呂說次就取譬
 上說恕字分曉石第
 八章章圖通義曰此章因
 人施教而救其論仁過高
 之失仁以愛之理言之

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
 屬己自與己不相于如手足之不仁
 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
 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
 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
 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必五十六衣帛七十乃食肉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
 觀其養有所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
 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
 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

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足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三之卷終

述而第七 注凡三十七章。大全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為衛君章，植難章，周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將安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

行事之實。凡

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刪述六經，不作是不自創入。然犀解云：信是知得古人典章之言，不誣好是樂慕意。古謂六經，即先王之所作者。信好是真心相湊合處。竊比，老彭，犀解云：竊比，是私取效意。曰老彭，尊之也。我老彭親之也。老彭是商賢大夫，亦是信古傳舊的人。△又考云：老彭姓錢，名鏗，陸終氏之仲子，堯封之。彭城麻黃夏商周書七百六十七歲，故曰老彭。云即莊子所謂彭祖也。少好恬靜，難以養。

疾不與政事好覽百籍以政教大夫以言教士以技教庶人綴以德行不在以言△張和仲千百年眼云老彭王輔嗣楊中書皆以為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律作則制△大全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戴禮虞德世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欽△後漢書儒林傳六十九下魯高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取止蕭奮以授同郡后倉倉長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大成折衷孟子萬章下集大成△章圖云表平也中也在中△孔子世家六藝折衷字子夏辭九章△皇帝以折衷今○折衷解是中庸原○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二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默而識

存疑云識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謂不言言如何講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非是聖人亦不能云△文林買官云之字指理說△講述云二句正看俱是心上用功一說默識以心言不厭以功言誨授承止○說識知上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詳者其意欽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

子曰德之

△大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朱子曰若穩地夫才俱說一句便何用更說四句從義以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識意

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大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

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清邪非僻底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公不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箇字者皆當著工夫△燃犀解云德指性言勿涉外面與徒義相犯脩是存養省察若作治而去之便與政不善相犯△蔡虛齋曰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為善言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文林書肯德是天所賦的性不脩是未盡工夫學是學那義講是講論義是理之宜不善是遷惡是字指上四事說德能改過一由書仲德之證此四者一講述云此四者日新之要日新也脩德則德日新

不得唯聖人便
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其矣吾衰也

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及○孔

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道志者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

講學則學日明從義則義日積改過則過日無故日新
石第三章章圖鄒陽采氏曰此章聖人謙

色謙人之辭

○字之燕居然犀解云燕居不必是獨處只與群弟子燕閒相對亦是不然何以知其申天○又

云申申是展布的意思天天是欣暢的意思兩如字總是形容不盡△蒙引云不日申申天入而一則曰如二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洪武正韻如人余反與然同論語申申如也易曰突如其來如○程子曰凡曰程子曰謂申申說不盡故更著

夫矣尤有味似不必分容色
石第四章章圖鄒陽采氏曰此章聖人氣象

○子曰甚矣天全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句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句惟其久不

夢見所以見得是衰△唐鑑九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楊雄云人心其神矣乎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慄焉則或聞水泉之聲見四壁之形也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咨之良翰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云△蒙引云樂夫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黃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國囚人多夢赦戴石居云寐者夢言貴送者夢神仙△兒說按呂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公而面夢焉此與高宗宗夢傳說同是實事然則孔子此嘆非獨為行道亦是好學不厭之心△遠了凡曰呂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公而面夢焉此中人所謂信然却是實理子聖一心本無間隔我心融徹則所夢之古人自然于夢中影現譬猶萬頃澄潭忽見遠山之影遠山不來澄潭不云而一者觀面相逢此是實事△列子周穆王嘗云學有八徵夢有六候云夢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云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燒陰陽俱壯則夢生故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夢

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希逸云若高宗不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云釋氏所謂夢覺見如此語極好大惠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節其詳明夢覺一如處甚好△大惠答書下答向侍即書云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素問又詳說夢之事集註盛時

○字曰志於道 大全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也△燃犀解云道是當然之理志是望而趨之期而志之也△蒙引云志於道欲得此道也△睡庵咏云此章通是心上工夫即游藝亦為養心勿分內外本末只志道一句便拿下面數句○集註所以大陳新安曰所之之往也據於德燃犀解云德即道有得於心者據是者乃把持凝精管攝之也△蔡虛齋云據於德守其所得而不失也△存疑云志於道是左求欲得之未為吾得也德則有得矣然得之亦失之又須據於德得一金剛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衍明云如用武者得一城一郡便安兵據之得尺守天得寸守寸之意依於仁蒙引云依者不違之謂心與理一相倚而不相捨之意△知新日錄李九我曰依字從人從衣如入若衣不離體之意△燃犀解云仁是人心本然之心體即道德之融依是體則有常如身著衣無意合身之而自然不離也△存疑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也

次顏亦必於是依也集註終食之間違仁存養孟子盡心篇存其心養其性游

於藝燃犀解云藝是道德仁故見於事為之迹者△存疑云既志道據德依仁又必藝者蓋這藝亦此道流行貫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若以為末藝而忽之則於日用處或不能

通豈聖人全體之學此志道據德依仁之後遊藝之功所以不可缺也○又云遊藝之可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支意△尤西川曰志據依游志也道德仁藝皆道也道無二道心無兩心生熟難易之間而已矣○知齋△此章言志道據德依仁進德之事也游藝修業之事也○禮樂一四字記樂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後重

者正而無他據於德據音俯○據者岐之惑矣據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之心

○子曰不憤不圖解云憤是心不安於不知發憤求知是因其意不能而逼之慤是性知此理知猶未明在口中吞吞吞吐吐說不得破發是因其詞不能達而達之△大全朱子曰非非空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者積憤排時其心已覺覺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三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九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健舉健氏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弓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王觀濤曰三隅只借言其推類之多非一隅為理之始三隅為理之終也微△用第云復是別舉一番道理再續之非以三隅復之也△講述云此章三平看不憤不排不似三隅反是無受教之地不啓不發不復是不輕發舉引淺說以下句承上二句謂舉一隅即是啓發能悟則再啓發之此程子圈外之說

○字良於有喪禮記檀弓上有此語而無字字△燮犀解云喪他人之喪側字即復受之家△諸說辨斷云姚承庵曰天子不是著意心體當定最中故發之自中其節耳註不能飽不能歌不能字極發得夫子之意○禮記云歌哭不同曰△程氏外書七卷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凡一極悵然而反曰慶猶破視叔孫通言其山野也自是時時譏伊川他日國忌忘禮學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諍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且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祖於楚楚淳夫輩食素秦更食肉呂申公為相事有疑必窮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分故極口譏之△何孟春餘冬序錄二十二伊川以朝賀不事司馬温公之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為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謂不云歌則不哭也春坡深非

○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之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

○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之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

食於有喪者餽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所好之義理也此謂客從

所志云耳細右第下章

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

取各口之公而以命決之

○子之所慎知新日錄

姚承庵云三有非慎於臨

時致謹於未事之前而尤

嚴於臨事之際也微言

王觀海言慎齊則不懼神

慎戰則不輕敵慎疾則不

輕生但是理當如此勿說

到利害禍福上△魯路此

見聖人仁孝之真心也慎

字固重玩一所字亦見其

所關甚大慎齊不在來搭

來也上着念心自有神其

慎是決意是湛然純一慎戰非在制勝克敵上着意不欲輕言爭戰有憐民念如不對問陳之類慎疾

非貪生怖死聖人一身與天地相為交養是備乾坤之精為千古斯文道統託也集註所以死生

孫子始計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右第十三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謹

之事

○子在齊不知肉味非三月絕不食肉亦非食肉而不知味存疑謂心專於學別

念不足以移之或當食不令人誤肉或設肉而不甚用故門人以爲不知肉味○不圖揚明云此

曰字是問人述夫子之言

○齊之樂○環球代

辭編云今之說曰不意齊

之樂至於如此夫子嘗曰

韶盡美矣夫不知韶也非

不知舜也按古註相傳謂

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

舜爲君變典樂則其盛宜

也君非舜工非齊而忽見

於齊廷託齊世情文大

全慶源輔氏曰文聲昔也

情實也△蒙引云集註情

文之備文謂聲容也情謂

聲容之實也味夫子之言

蓋其中有不可形容之妙

存矣三月不知肉味者

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

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

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

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子曰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

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

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

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

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

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

求之道也○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

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

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

戰則衆之死生存亡繫焉疾又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

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

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二月

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

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

其在天無可○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

求之道也

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

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

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

戰則衆之死生存亡繫焉疾又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

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

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二月

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

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

初問云三月不知者忘也
與韶相忘而然也當是時
怍乎神遊於虞庭而不知
孔之為舜舜之為孔矣何
味之能知右第十三章
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
心契韶樂而歎其盛

○冉有曰夫子甲為
為註解猶動只是許他
至意非與他拒餽賈公
犀解云為猶助也只許他
當立即是衛君出公報也
△蒙引云不日往衛乎而
日為衛君子正當報拒餽
賈賈也伯夷曰然也
義自處云許氏曰子貢之問
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註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足矣而中間忽突入扣
馬事二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夫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貢之亦止曰賢
人與何怨亦未嘗言扣馬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天於逃國

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
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
此○范氏曰韶盡美文盡善樂之無
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
歎美之如此誠
○冉有曰夫子為衛
之至感之深也

君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出公報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
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
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
瞶得罪於父而輒矯孫當立故冉有
疑而問之
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
諾應辭也

死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以此事斷之
為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也曰求仁存疑云求仁得仁事
就逃國一邊說△容齋隨筆卷三曰冉有問衛君章說者皆評斷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正
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兒
第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
簡妙集註扣馬而一扣史
記伯夷傳作叩而無註按
小學稽古編載伯夷之此
事章句云叩海濱其氏曰
通作扣說文云牽馬也謂
以手牽引武王駕車之馬
諫以天倫上毅梁傳隱公
元年兄弟天倫也范氏註
云兄弟後天之倫天視
棄國上孟子盡心篇云舜
視棄天下猶棄敝屣△蒙
引云伯夷叔齊之讓若天
王判之當屬伯夷國本伯
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

克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
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取
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
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
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
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
天倫為重其逃國也皆求所以合乎

伯夷傳作叩而無註按
小學稽古編載伯夷之此
事章句云叩海濱其氏曰
通作扣說文云牽馬也謂
以手牽引武王駕車之馬
諫以天倫上毅梁傳隱公
元年兄弟天倫也范氏註
云兄弟後天之倫天視
棄國上孟子盡心篇云舜
視棄天下猶棄敝屣△蒙
引云伯夷叔齊之讓若天
王判之當屬伯夷國本伯
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

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
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取
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
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
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
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
天倫為重其逃國也皆求所以合乎

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右第十四章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論人物而知處人倫之道仁以事言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

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

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

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

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

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

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

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

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

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

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右第十四章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論人物而知處人倫之道仁以事言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

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

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

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

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

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

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

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

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

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

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右第十四章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因論人物而知處人倫之道仁以事言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子曰飯疏○虛齋曰大

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

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究

之故一夫理之外無餘物

或言思或言質聖人無乎不安

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

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

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

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

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

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

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

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

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

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

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

學藝既成而後已全體至極
蒙引云蓋夫子一憤一樂
循環於終身可見無其一
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
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
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
貫下純亦不已出中庸二

十六章方章人章章圖
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
言聖人之學以知言

○子曰我非生知存疑云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
學諸家多以爲勉入尹氏
謂禮樂名物等亦須學輔
氏又謂學是驗其定者來
都未盡△甲第云生知是不待學習自然知者一之字但指義理言二者字俱作人字看好是心中
飲慕意古語前言往行載在典籍者△拙講云本文二之字皆以義理言非古今事變之謂也貴育
與之 右第廿九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

諸梁字子高。僿稱公也。葉公不知孔
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抑亦以聖人之德實。子曰女奚不曰
有未易名者歟。子曰女奚不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
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
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微言云答述曰語就教人說△講述云不曰言而曰語不惟不曰言雖問亦不答
也怪力亂非理之正恐敗壞人之心志神又理之渺茫恐人馳騁於不可測之境故皆不語△蒙引
云語怪則啓人或語神則啓人悖理違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
是故聖人謹之△又曰怪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

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
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
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
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
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
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
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
所以榮枯者是也△千百
年眼云夫子不語怪力
亂神特不語耳非謂無也
後之儒者遂欲一切抹却
不知力與亂分明有神怪
豈獨無稟爾則春秋所紀
災異悖亂之事皆矯誣而

之者氣質清明義
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
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
云好學者非惟勉入也蓋生而可知
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
亦必待學而後
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
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
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
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
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

不足信乎又如孟子天時地利章亦只歎其後德而輕重三之若如後儒仁義于權之說則是天時地利可盡指而不用矣嗚呼腐儒者流真所謂以人國僥倖者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一善

泉初問云三人是大賢語註中彼一人者一善一惡似大拘三人同行講述云同行不但同路凡同事皆是同行間何以知人之善不善蓋或聞其平素名行或見其一時動止比其有分別後效其善也故不從其惡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桓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

子曰二三子以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公存疑云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何也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三子者是丘也

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

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

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躐而進也

子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

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曰二三子為隱乎

林王路黃龍寺海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答曰再三海堂終不厭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海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海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晦堂此等處誠實脫離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通義我仁山金氏曰此章要玩味隱字及行字門人以言是語求聖人故疑聖為隱聖人以行不學為盡美當隱也是也此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三子以義理者此乃兵之所以無隱於三子也杜靜亭筆記作止語默皆文章也然却皆是妙道精微之發故曰無非教也無非教便非隱了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聖人之無隱意△微言倪伯昭曰聖人就卑淺者教人而高深之理未嘗不寓所以為無隱無行猶無在也不得據本文行文又添出一言字來聖人體道大全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道無體而無所隱於人也右第二

○字以四教文△大全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圖解云四教是自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文乃傳窮其理傳之載籍者行乃踐其身體也身者忠則根於本心之不偏信則見於發言之無在△存疑云文以載道學所以明道講習討論其事也夫子之時六經未備所謂又詩書及禮而已故雅言只詩書執禮公講述云文是窮理行是履事忠是學文脩行心無不實信是學支脩行事無不實知行內外是謂四教右第二十四章圖解陽朱氏曰此章聖人立教之法

○子曰聖人△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蒙引云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化之者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為惡者有恒者性地位有常重厚朴實人也集註神明不測上易繫辭云陰陽不測謂之神子曰善人通義自與許氏曰無絕無也虛未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二者謂聖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為泰則論貧富貴賤

事子曰子曰字疑衍△通義我復心曰此只是一章故疑為衍文△李卓吾曰此子曰字非衍文最有意味蓋夫子說到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思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斯可矣此段光景却從暗度故何而曰吾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云記者此二字便把當日備思仰嘆光景盡

由真傳神手也經筆昂如此妙處不少都為俗儒抹却或不痛根臣而為有虛甲第云亡是全未有所得三為字俱作雜飾言有對無說虛是有所得而天實焉盈是滿實意△揚明云亡是全無為有者是糞飾以為有之狀虛不至全無只略有些盈者糞飾之以為充盈之狀約者簡略末備之意泰者糞飾以盛大之狀△知新曰錄膚見有無虛盈約泰俱是言難乎有恒句非能實方能恒之說言不可以為有恒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常人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而

難乎有恒矣。大全曹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以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不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木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集溝洫，其洞可立而待也。鳥能以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卑一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高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而恒不可得矣。
集注 君子以學。大全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深切者，明出史記自序傳。在第二十五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思見人之才之數。

○子釣而不網。蒙引云：釣，弋也。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曾人獵較，又非特為貧賤。陸耳△存矣。云不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也。不網，不射，射變物之仁也。△又云：聖人不網，不射，射之心與大舜不虐無告。文主惠鮮，鮮實高。一机軸△直解云：宿是鳥之棲者，其取魚也，只用釣餌，以釣之而已。不苗以大繩繫網，網截水中而盡取之也。其射鳥也，只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若鳥之宿者，則未嘗出其不意而射取之也。△脉云：此章妙理全在聖心與物相忘。上細與射宿，不免有意取魚鳥，則魚來就釣，非釣就魚也。弋則鳥來遇弋，弋非遇鳥也。要見聖人只是假此以適對時育物之情，而一毫機械不生於胸中。
集注 孔子少論語子罕篇云：子曰：吾欲也。賤獵較。孟子萬章下篇云：曾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詳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在第二十六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取物之義，而見其愛物之仁。
○子曰：蓋亦作之。甲第六作是，寧意安為就作事言，非若作△文林貫直云：作是妄作是字，指妄作。聞釋其多見。大全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見未彰，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說之。

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於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略，周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金岳皆當擇存之者，知之次也。蓋謙辭，謙辭不知而大全厚齋馬氏曰：桑桑詩云：言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在第十七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辭。

○互鄉難與。通義仁山金氏曰：靈字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而與通義不違。一△史氏曰：互鄉之人，既皆難與言，而童子又蒙昧不通，又難與中之尤甚者，故所人疑之。獨△存疑云：此章依張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是。唯何甚人。文林貫直云：唯是獨△脉云：人字泛說。集註以是心。孟子盡心下篇苟以是心。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今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射宿，射食亦反。○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

至斯受之而已矣不為已甚孟子離婁下篇仲尼不為已甚者也△通義史氏曰不為已甚乃是唯何甚三字云通例右第二十八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既聖人設教之心而見其容物之仁

○子曰仁遠乎哉揚明云仁是心德遠乎哉是嘆其不遠又云斯字作即字看○文林貫言又此心△甲第云我字有不待外求意△有疑云欲仁工夫亦日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之敬如是也集註

為仁由已出顏淵篇何遠之○子罕篇右第二十九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以總言○陳司敗曰左傳註陳楚各奇寇為司敗集註昭公魯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稠為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孔子退然解云隨問隨答以退

而退獨巫馬期家語曰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莫月宿畢詩云子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燃犀解云揭提手也擬託孔子故以禮進其弟子○吾聞君上燃犀云君于亦一燃犀解云此暗指孔子之意△又曰董平暗指昭公知禮禮不取同姓△大舍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存疑云馮氏謂古者男稱氏女子稱姓稱氏如三桓稱孟叔季氏也稱姓如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初有過上用第云苟字當纏字看過泛言之云△又云人字沒暗指司敗言△講述云首節是因司敗之問而以善

可知小者如此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

不當相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

歸君下二節是因司敗之譏而以過歸己全直解云凡人有過不得聞則過無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可謂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得聞於已而可以改圖於後且矣豈非幸乎云

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

獨歌也和我我自歌也

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意也謙遜是自詡其不如彼也審察欲得其詳不捨人舍使彼得自自益也

揚明云云凡語言文章皆是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子曰知禮也昭公魯君各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孔子退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任反

知此章重躬行二字不知君子二字亦不可忽蓋躬行其文耳躬行而歸之君子則文爲有用之文

子日若聖圖解云從容中道爲聖自然成物爲

事也

聖平看仁屬理處多聖屬入處多其實一也不必分

淺深

反語辭

不爲學不重弟子不能學

上

氏曰大全名說之字以道

清書人

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

日激昂刻意經術其可馬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任反

巫

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

非日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

姓謂之吳孟子者謂之巫馬期以告

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子日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

謂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

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可

文正為入自號景迂云雖不居仁聖正蒙曰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遇人故與人爭能以能渡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右第三十

章聖人謙辭而見仁聖之極至仁以成德言

○子疾病子路存疑云

聖人非不知有是理必問子路者欲使說也或禮之理然後從而推之也人覺路云此聖人禮以自心之神也子路為夫子禱乃弟子愛師之情未為不可若請于夫子而禱則禱于夫子有免禍求福之心則必不謂以有諸已見無禱之禮欲子路深思自得也子路不察而日有之又證以祭祀之誅文曰禱爾于上天之神下地之祇故夫子說果有宜禱之理則丘之以心禱已矣矣此非拒子路只自表其心然何處見丘之

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及之而後和之

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不能過人而尚

疾之時無一息不是禱時非平素已禱而今不必禱也

禱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是屋漏禱處曰禱久則自未疾以前既疾以後與今日當微言徐鴻洲曰丘之禱久矣五字中含蓋意味無限極其自任又不自誇非聖人不能道

於鬼神正蒙神化篇第四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宋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其素行固已合大全陳新安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又矣乃因子路引禱

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

論語

爾而言益不禱之禱也王
喪禮行禱上太全儀禮
第十三篇注云謂門戶窻
行中露盡孝子之情五祀
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蒙引云行禱五祀謂行
禱禮於五祀

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曰奢則不圖解云奢是紛華奢靡不孫是僭越不脩運使天下無綱常儉是省約簡便固是鄙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圖解云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

引云凡禮得中為貴奢之弊則僭上陵分而不遜儉之弊則朴焉無文而固陋奢儉既各有害然儉之害小而奢之害大故與其不遜也寧固固則已分有未定不遜則溢於禮法之外矣○奢儉二字便是失中不孫與固皆其害也△存疑云管仲饒食樂以節漢稅是僭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而豚肩不掩豆滌衣濯冠以朝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是附也右第三十五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救時之弊

○子曰君子坦蒙引云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存疑云君子心無所累故坦蕩蕩無憂慮也小人患得患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戚不得寬平矣

○子曰溫厲威存疑云溫而厲溫中有嚴也威而不猛嚴中有溫也恭而安恭出於自然無矜持也是皆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也△文林貫目云恭而安是莊敬處有自然順適的意△蒙引按堯典述堯之德始之以欽繼之以安安恭而至於安則所謂篤恭而不顯者矣堯孔雖窮達不同恭德之安則一也

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子曰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北磻文集第六篇神文云張橫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盡出當時活聖人能

奢則不孫儉則固陋其不孫也寧固

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所以詠子温而厲威而不

德性以理言氣質以氣言全體渾然是德性之理無所虧陰陽合德是氣質之稟無所偏此容貌所以中和也

○泰伯第八 卷二十一

軍大全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敬

遜也當時大王傳位季歷而太伯逃避人但見其讓弟而不知其讓商故民無得而稱陳紫峰淺說云可取不取之謂讓是時天下商家之天下也不取商家之天下便是以天下讓之於商

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也

謂固也 大全朱子曰古人辭讓以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通判金山曰讓曰終讓或問亦嘗以此則此固遜字當以爲終遜則此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 ○魯按劉氏啟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其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德也所以貴貴者以昌有德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在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 大王因有躬商 大全通考金山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大王前自能奔國於狄人侵商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且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 蒙引云固以天下讓於商而不取 ○若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恐亦未敢遽擬其有天下也未知朱子所逐果出何書蓋史記也然史記安能得聖人之心於千歲之上耶 講述云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從疑此或據之史記但當太王時去武王未遠尚未有紂何以遽欲前商嘗謂所言亦本周業始於太王此時已有翦商之勢非言大王之心也 蒙引云泰伯若從大王志則大王時雖未有天下至泰伯便當有天下矣 註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何以見之泰伯采藥荆蠻而人翕然歸之遂成兵國使其讓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曰以天下讓也泰伯與仲雍 大全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真立者也 春秋傳 大全 吳越春秋 占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爲大王名履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 各真仲少曰季歷季歷取大任生

不知禮之所出

君子篤於

親講述云君子以在位

言親不專交母凡九族皆

是篤親之象引云篤字重

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弛

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

人道知先後云者言知所

輕重則恭慎勇直施於親

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

化德厚矣然較牽強之微

言陳定宇曰親親仁也上

仁則下與仁不遺故舊厚

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

效也講述云此節別為

一章張註不必用吳氏及

愚按以為曾子之言亦無

據

石第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見德以禮為本後一節見民以君為法

曾子有疾一覺路文宗曾子曰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遺簡念頭臨死纔了莫不祖為手足之

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刻與曾子手足足一般不然老死墮下亦與刀

親則民興於仁故獲不遺則民不偷君

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

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

意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

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

說近○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優厚無異啓予足啓予手足兼一身也使人觀其所以踐形無虧辱

體受無玷伏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數句只是一箇忘字意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可以無恐矣△通義金山曰昔初見子何子問為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

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

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

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

賢只是敬畏之心曾子

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

身是如此自古聖賢自然

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

學者

小雅篇名君子曰終一檀

弓上子張病其申祥而語

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度幾乎注申祥

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

死則漸盡無餘之謂也君

論語

二十二

故曰死云父母全而一衍
明云紫溪云全父母之遺
體者非全其形之謂也全
其性之謂也而全性所以
全形也戰兢者皆所以全
其性也右第三章章圖都
陽朱氏曰此章見曾子能
盡保身之孝

曾子有疾孟覺路云
孟敬子問之不徒問疾
有所問於曾子也△人物
若孟敬子名據武伯之子
曾大夫仲孫氏也曾子言
曰鳥講述云曾子言曰
一節蓋將教敬子恐其忽
而不識故自謂將死善言
以敬其聽曾子言也禮記自言曰各述曰語▲蒙引云自言也此解曾子言曰之言字與
其言也善言字無預入窮反本一講述云人窮反本謂有生之初人性本善後來徇欲遂喪其本至
死則氣消欲盡復還本性故言善君子所存疑云君子以在言蓋就敬子身上說也斯遠暴慢

大全朱子曰斯字來得其
却似於整頓底意思蓋緣
△又云朱子曰暴剛者之
暴亦是暴倨肆固是慢
怠緩亦是慢禮記貫直云
近信是不失誠實之形禮
又云事謂其出事務集註
容貌舉一身存疑云暴
粗厲也厲是粗蠢不細
不作嚴厲說蓋嚴厲是見
於面者容貌說不得厲慢
放肆是箕佻之類禮記
氣揚明云辭是言語氣
是聲氣辭由氣出故曰辭
氣遷竹且大全陳新婦
曰三禮圖說遷盛衰備
脯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
屬學者所當操大全注

以辱其

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問之者問其疾也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

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遷豆之事則有司存

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
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
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遷竹
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
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
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
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若夫遷
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
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
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
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
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二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

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
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註故
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
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
鋪筵設陳尊俎列饗豆以
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
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
邊人皆有司也造次顛沛
里仁為美云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周旋中禮出孟
子盡心下篇右第四章
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修
己臨民之氣象而見主敬
之工夫

遵立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
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
本若乃器用事物
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
而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
友焉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
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
能如此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
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
幾於無我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者不能也

物一體即有橫逆之來活然視之心中都不曾計其孰短孰長
孔門合志之友也不專指顏子云
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子皆為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所謂之吾友乎曰同師
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惟一大全云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一有聞去聲○此謂犯而不校欽謝氏
曰不知一大全慶源輔氏曰以理言也釋上四句不必得為一大全輔慶源氏以事言也釋下一句
非幾於無上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我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
便和人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
笑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
事在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容內外之意如舜等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通言用中
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非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
之不盡非快其能而故問之也欽

右第五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稱美顏子之學
曾子曰一託六尺一揚明云託是先君所托兼保身成德二意△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
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
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
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死於奚齊是也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
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既言而節為之本△瑯琊代辭三十六云古以二歲半為二尺許
五尺是十二歲已上十五歲則稱六尺△焦氏筆乘云學於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
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復則七尺者一
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云

曾子曰一託六尺之命一甲第云寄是捨攝之意百里指侯國言命

是政命△揚明云命是一國命脉一云生靈之命亦可△文林貫肯云大節是事變之大君子人講述云君子何重何蓋設為疑說以決之也右第六

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以大臣才德節操言

○曾子曰士不可文林貫肯云士是學者之稱△甲

策云士是希聖希賢的人私是心胸廣大毅是持守

堅耐弘毅也大全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

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

△覺路葉未腐曰弘不在度量上說毅不在氣力上說總是心體自然處云△甲第六任是負荷重是難勝意道是路程遠是難到意△焦澗園曰大學之篇二貫之唯弘可見矣手足之啓易筆之啓毅可見矣此章之說曾子亦自傳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

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

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之心之全

載之闕口以為一燃犀解云仁是心之全體為己任是飽仁以為己負荷集註一息尚存蒙引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到死而後已此其道不亦遠乎無以居之章圖云此是寬以居之居居

第七章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仁以禮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

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

能勝重任而遠到○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

立於禮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

於禮四書錄解曰禮所以為

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

於此而大全陳新安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於禮四書錄解曰禮所以為

詩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於禮四書錄解曰禮所以為

於禮四書錄解曰禮所以為

於禮四書錄解曰禮所以為

善去惡之心單然自立而不為事物所搖奪集

註以恭敬了蒙引云恭容也敬心也辭讓心之發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肌肉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骸骸則骨也筋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註肌膚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飾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韻會云說文骸胛骨也廣韻骸骨也於此而得大全陳新安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成於樂存疑不樂真個是會養人德性今日未聽樂只使人敲琴而聽之心中就清許多應難之念都消盡利欲之心亦自無容著聽一琴尚爾况古時音樂之備乎集註樂有五聲十二

所播奪者必成於樂律更唱迭和以於此而得之成於樂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間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

屬王者以其最濁者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一屬金者以其濁次宮音之象也木音角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木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夷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六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放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太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白虎通曰土曰填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鐘鏞此八音也△通義自盛許氏曰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官則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二分去一上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上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琯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太呂太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鍾生林鍾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皆是一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去蕩滌其邪存疑云司馬遷樂書謂蕩滌血脉流通精神只是消鬱通和也朱子養其德性即此意蕩滌邪穢消融渣滓亦是做他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而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全義精下大全易曰精義入神蓋子曰仁在乎熟之和順於大全易曰和順於道德理於義○胡璣曰與於詩妙事成於樂則空之精皆義精立於禮則事成於樂則行之孰故曰仁熟蒙引云義精知之至也仁熟行之至也和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強也仁義以人性言道德以仁義之本原言六道也義精窮理也仁熟盡性也和順道德者至舍也按內則十歲蒙引云詩易於禮禮易於

樂興為先立次之成為後
興者淺立者深而成又其
深者也天下之英一蒙引
云天下之英才不為以矣
以資實言特以道學不明
故不得有所成就以學力
不至言也石第章章圖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學
成功之序

○子曰民可使由之圖解云
民是凡民○又云往來因
循曰由△覺路云可使被
聖人之仁不可使知聖人
之仁圖治而使民知之則
羅真小康非治之極也故
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
為之者△揚明云可使是
可鼓舞而作興由是身之
所行之指理△存疑云由
者身之所行也知者心之
解悟也△大全雙峯饒氏
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
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
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
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
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
為非則帥

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
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
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集註理之當然
所以然也陳氏曰所謂然
如父黨慈孝黨孝之類所
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
之本處欽程子曰聖人
△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
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
如申韓斯軟之徒所以治
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
不知民可欺以言不可欺
以言故卒以此亡可成哉
欽家喻而戶曉韓文一感
二鳥賦云雖家到而戶說
不使民知一朝四養三太
全新安陳氏曰借祖公之
愚群祖以此後世之愚黔
首不使之知也△列子云
宋有祖公者善養民之
人故號祖公愛祖公之成
群將限其食先許之曰與
若若朝三而暮四也○朝
三而暮四起乎衆祖皆起
而怒俄而曰與若若朝四
而暮三足乎衆祖皆伏而
喜物之以能

况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
古人自酒掃應對以至冠昏
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
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
樂聲音所以養其耳目歌詠
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
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
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
易今之成材也難○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
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
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
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
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
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

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
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
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分
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
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
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
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
公之才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程子曰此
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
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
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
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程子曰此甚言驕
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
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
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
觀矣又曰驕氣

鄰相籠皆獲也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若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世。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右第九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太君教民之效。又曰。出於理之當然者。眾人所能。知其所以然者。非深造君子不能與仁。興讓。故慮以勸之。類皆由此理之當然耳。

○子曰好勇疾。甲第云好勇是專尚血氣之強。疾貧惡也之窮。△講述云此兩言亂之所由生。是為亂。是致人為亂。已甚。孟子離婁下篇云。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朱註已猶太也。右第

十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好惡之偏。而推其言。

○子曰如有使驕。大全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朱子曰。誇入所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大全胡氏曰。驕張大者。收縮也。如以驕者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而欲資以於其所以矜者。謂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入欲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窮其枝葉。當先拔其根。可也。△存疑云。以能。夸人是驕。以財。夸人亦是驕。吝亦然。△微言徐做。曰。驕者務已之有餘。吝者幸人之不足。△翼註曰。驕吝俱在。心心為根本。本為枝葉。故夫子以為餘不足觀。右第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才德輕重。而致教戒之辭。

○子曰三年學。楊明云。三年只是言其久。非指定三年學。是學道至猶及也。穀仕者之俸。△發明云。三年正見其久意。非謂直三年而已也。重心上說。右第十二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已之學。

○子曰篤信。甲第云篤信是于道上信得真。△圖解云。守死言所守者堅。非是真死。善道是所守。要拾合平道。危邦不入亂。微言李卓吾曰。危邦節正是守死善道處。亦正是篤信好學處。亦節不

通及言以微之。取△脉云。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社稷之將亡。是危邦。紀綱之已紊。是亂邦。不入。居超脫。世垢以待清。不袒盡害。而天下有道。道自有字。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出而兼善天下。天下無道。道已無于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歛而獨善其身。△蒙引云。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此其所以為鳳凰。使神龍有欲人得而醜之。士失去就其此勿者。見危致命。子張篇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命。邦有道。蒙引云。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兼國。保。爾雅釋丘。疏云。碌。小石也。碌碌。多貌。右第十三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出處去就之義。以學識操存為本。

○子曰。不謀。賈路。繆西。曰。謀。有子。欲行。意。非。只。口。中。議。論。亦。非。直。心中計慮。雖為當時。政。而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勝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于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

發亦是箴戒尸位云△存疑云謀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莽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盧未人曰此節與君子去位而行君子思不出其位意略不同蒙非云此自下之不可謀上言由此推之天子不當治三公之職諸侯不當理大夫之政左不得侵右右不得侵左皆是△直解驚頭云此戒人越位玩程註以專指在下者不可謀公卿大夫之政朱子小註却謂未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又如彼此前後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據此還宜廣說云右第十四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以分限言

○子曰師摯微言徐做故曰始字重者志師摯之終通齊也有道思嘆美之意入陳新安曰

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及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貴焉恥也行之道世亂

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詩言魯樂者四章詩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歎大蒙引云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樂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講述云洋洋盈耳不專言亂自始至亂物之見其美盛也一說謂終之矣盛則始之矣盛可知一說謂樂至亂而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

○子曰在而不直存疑云直是無偏曲是曰是非曰非存曰有無曰無是非無偏曲直也乞醯而乞諸其鄰是曲也狗彘非直也狂者志意高遠動慕古人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音志唯七余反

○子曰狂

雖未能捨然却平心應物
是日是非日非有日有無
日無更無曲意狗物如微
生高乞臨民事△大全新
安陳氏曰在個恹恹者氣
直少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
者氣習之不余既拘於氣
稟而氣習又不義如此真
棄不矣雖曰其絕之之辭
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敗
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
誨之也傳註不屑之教誨
也孟子告子下篇孟子曰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
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註屑累也有是病△大全新
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學也有第十六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下愚之質而爲儆戒
之辭

○子曰學如不

而不可直侗而不愿恹恹而不信吾不知
之矣侗音通恹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恹恹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
○子曰學如不
則天下之棄才也
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

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程子曰至矣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道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擇水上船之進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而也學貴於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或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及日退也△甲第云如不及是此心汲汲求道如造物不及一般△直解云夫以君子之學其勤勵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學也不然則心不在焉或作或輟終亦豈能有成也哉△諸說辨斷云姚承庵曰此二句皆以心言一串說學以致其道其趨之也若若追如有所不及矣而孜孜汲汲猶恐終無以究其歸蓋如不及者必欲求其得猶恐失之者恐其終不及也此據是狀學者之心如此非既得而恐其失也傳註陳字彙云疎動也又敬也說得得明且朱文公勸學文易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易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有第十七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學如不及已知所勉猶恐失之則勉而又勉
○子曰巍巍乎大全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蒙引云巍巍高大貌此高大以氣象言下文是有天下而不與則天下爲小舜禹之心爲大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繁其心△直解云孔子說聖人之識見度量迥與常人不同云△覺路云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履晚時無以異有者天下而舜禹心上無有天下天下自有而天下不有於舜禹之心△蒙引云獨舉舜禹以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寔出望外而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直解蓋書曰此替舜禹之不可及巍巍乎三字貫下做一句讀巍巍者超然物表之謂不與猶言與心上不相干涉有第十八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贊聖人輕視外物之心
○子曰大哉微言大哉二字只是巍巍蕩蕩爲魏乎煥乎之總名即句句形容其大也成功文章正是爲君裏面事豈可輕看朱子深視無名而淺視成功文章遂成而爲一大蕩蕩不可名非

論語

言其意也謂其廣運而不
可以一德名其人遂過焉
抑揚則註為之作偏也○
吳無障曰大哉堯之為君
即大字便含下廣遠意而
虛贊之耳若云至極不可
如是說至非說大也堯德
總統說積之身心而濟乎
默被於天下即下成功文
章都在內非專就心體廣
運言天為大唯堯則一太
全雙聖饒氏曰天之巍巍
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
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
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
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
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平原下也故以準訓則魏魏成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
講述云成功是治治功所就卓越千古故曰巍巍文章是政政跡所著豈不磨故曰煥△蒙引楊

說姑待明日
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

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

不相關言其不

以位為樂也○子曰大哉堯之為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

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

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

可以言語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
及者之曆象數夏之時質之人事著各符節嗚呼盛哉○成功以績效言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
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第十九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贊堯聖人德業之

○舜有臣五人大全通考

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

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

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

各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

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

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

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

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

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

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

虞官掌山澤是以為獸魚

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武

驚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

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國

曰亂治也十人謂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大全通考

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

故遂其以孔為亂字書家
以亂訓治其如也者為煩
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
治而亂為煩亂不通也鶴
林玉露曰楚辭云冷秋菊
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
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
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
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
穢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
再以落為萌△左傳襄公
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武
王有亂臣十人傳謂文
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
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
雖詩曰亦古文母孔子曰

才難直解云吾聞古語說人才之生最為難得以此觀之豈不信然矣乎蓋自古聖賢相承如唐
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左隆人才輩出固極盛而無以加矣自此後則惟我周為盛焉唐虞固有五
人以贊成風動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輔承清之烈是我周真與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
作亂也古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
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
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
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
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
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
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
之畔國以事紂蓋天

也然數止十人已為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其實奔走御侮之臣不過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賢
臣止於九人豈不為難得哉然則才難之一言信乎其少誣矣唐虞之一九人直解自書耿楚
侗曰唐虞二句勿說唐虞感於我周只云人才之盛見於唐虞之際再見於斯為盛更見夫子等
周意△揚明云斯指周室
為盛言人才盛於周△又
云除邑姜在外只有九人
此處正見才難際交
會△揚明云際是堯舜繼
作而禪代交會之間△分
天下△覺路馮五玉曰三
分有二就民心言非真盡
地而分也△摘訓云服事
是連綿字謂順服奉事集
註春秋傳上出襄公四年
右第二章章圖都陽朱
氏曰此章三節見人才之
難得下一節贊矣文王能
盡臣節

○子曰禹吾無
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
洫呼域反○間罅隙也

○子曰禹吾無
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禹吾無間然矣

貫宜云畢官室是陋小屋
 字△脉云以仁敬二字作
 主無間言其盡君道也只
 在心之純上看心純乎仁
 敬無半點已私與于其中
 故不可以間議之鬼神是
 宗廟之鬼神云集註謂享
 祀左傳僖公五年公曰
 吾享祀豐潔敬敵以韋上
 太全朱子曰韋熟皮也祭
 服謂之敬朝服謂之韠△
 厚齋馮氏曰敬其色皆赤
 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大夫赤△
 蒙引云散冕只是祭服不
 兼朝服言右第二十一章
 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勤儉之徒

謂指其鑄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敬敵
 膝也以肅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鑄隙之
 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
 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
 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
 與也夫何
 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終

